

目錄

地方教会往事录



《属灵人》的写作与出版 (1)

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二七年初，倪柝声已从南京住到无锡漕桥镇，他在那里租了一个小房间。因时局问题，房主离开后，也把房子托给他照料。在那里，他就一边养病，一边专心写作《属灵人》，并带病完成了头四卷。

那时，他将自己关在房间里终日写作。他的病开始加剧，连躺下来都不能。写的时候要坐在一张高背椅子上，胸部顶住桌子，以减轻胸部的疼痛。撒但对他说：“你既然快要死，何不死得舒服点，何必如此受苦呢？”他说：“是主要我这样，你退去吧！”从前他以为一个人要到老年才可以写书，但当时他以为自己快要离世了，所以经过一个月的祷告，就觉得应当将他在神面前所学习的，写成一本书，必须要写出来。

这本书，他从一九二五年就准备写，因着篇幅太多，一共十卷，需要较久的工夫才能完成。因此，他先写了一个缩小本，叫《灵修指微》。在写作期间，他不知流了多少血汗与眼泪；在生命无可指望中，神的恩典最终将他带领过去。每次写作后，他都对自己说：“这是我对教会最后的见证。”虽然是在百般的艰苦中写作，但他觉得神对他非常亲近。人以为他是受神的折磨；有位成弟兄来信对他说：“你如此拼命，终有一日会后悔的。”他回信说：“我爱我的主，我为祂活着。”

这本书，他从南京写到漕桥，以后又写到上海。一九二八年，当写好要出版时，约需四千元。他手中无款，所以求神应付这需要。只有四位同工知道这需要，别人不知道。不久主供应了四百元，他们与印刷所就立合同开始印刷。合同上说，若以后不能按期付款，不只失去首期的四百元，还要赔偿损失。所以弟兄们同心合意为此事祷告，那时倪柝声因病仍在床上。当印刷所每次按时来收钱时，主都供给他们。印刷所的人见他们守信用，就说：“除了你们教会的人之外，别人不是这样准时付款的。”

在倪柝声早年的时候，就被基督教藐视和轻看，他们说：“倪柝声是谁？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。”甚至当他出了《属灵人》那套书之后，有位被认为是头号大牧师的人说：“哦，倪柝声只是一个聪明人，他很能读英文书，他不过是把那些书上的东西拣来翻成中文。”事实上，倪柝声自己清楚地说，那三册书不纯粹是他的著作。他出版《属灵人》时，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，记录取材自他人著作的书名和页数；他所取自他人的篇幅，大部分来自宾路易师母的著作，尤其是讲属灵争战的那一段。

要知道，批评比起藐视来还算好。批评是真正的割礼，把人割得不成样子，但是藐视比这个还要厉害。倪柝声忍受了这些。他学习认识，什么叫作被人藐视。那时不只他一人，还有别人，他们非常喜欢用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三节的话：“这样，我们也当出到营外就了祂去，忍受祂所受的凌辱。”他操练这一个，有些信徒也跟他忍受这凌辱，以凌辱为十字架；越被藐视，就越快乐，因为背了十字架。

《属灵人》是倪柝声写的第一本、也是最后一本亲自写完的书，其余的书籍都是从他的讲道及教导中编印出来的。多年后，台湾福音书房重新出版《属灵人》这套书。李常受讲：“实在说，我是勉强答应弟兄们的提议。这套书是倪弟兄的著作，为什么他后来不肯再出版呢？就因为讲‘属灵人’，所以不愿再出版。神今天不是要属灵人。《属灵人》这套书，分析得太厉害，人一读就容易落到分析里；这是倪弟兄不再出版的主要原因。不过他还亲自指给我看，更大的原因，是属灵人太讲分析，而没有异象。一个人可以把《属灵人》读得很熟，但没有异象；只有头脑认识什么是肉体的，什么是属灵的，什么是心思的、情感的、意志的，却根本没有异象，没有灵里的看见和经历。”

李弟兄又接着说：“戴德生这个人有异象...他在那里就接受一个负担；他忘掉自己的属灵，只从主接受一个负担。...他在他自己的属灵学习之外，接受了一个异象，领受了一个负担，就去作了。...属灵也罢，不属灵也罢，那都是小问题；只要你真是这样接受过主所给的异象，那个异象会维持你，叫你无法不属灵。...反之，你若不接受神的异象，却一直要在那里自己作个属灵人，就会越过越不属灵。”

上海的聚会迁到赓庆里 (2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二七年三月，南京有军事行动，革命军占领南京时，有些反对基督教的人就毁教堂，也把《灵光报》社完全毁了。所幸主怜悯李渊如，她机警地从后门一个窄巷子里逃出去，然后搭了火车到上海，与那里的弟兄姊妹相会。而在无锡漕桥，因为驻有军队，加上与外界音信不通，所以倪柝声就再次到上海，和当地的圣徒一同擘饼聚会。

倪柝声再次到上海后，这一年有几件重要的事需要提说：

第一件：不久后，汪家从辛家花园搬到赓庆里，聚会的地方也移到赓庆里。等到李渊如租下了文德里26号住房后，擘饼聚会就从赓庆里搬到李渊如姊妹楼下的客堂里。当时参加聚会的人数只有七、八个人。弟兄只有倪柝声和从绍兴内地会转过来的胡吉堂弟兄，姊妹们有汪佩真、李渊如、缪韵春、张耆年、朱增年、刘慧芬、程仪凤、路征先等。以后在上海，倪柝声得到汪佩真、李渊如这两位重要女同工的帮助，在地方立场上兴起了上海教会的见证。

第二件：倪柝声把他工作和出版的中心，从罗星塔迁到上海，称为“上海福音书房”。

第三件：对于书报事宜，倪柝声作了调整安排，他在十二月份的《基督徒报》上说：“经过长久的等候与祷告，我现在已经知道了主对于《基督徒报》明年的旨意。当我才发行这报时，我就知道这并非一份永久的报了。当初我只存心试办一年，后来又继续了一年。现今算满两年了。在开办的时候，有好几位朋友问我说，你办《基督徒报》有何目的，并且，对于此前的《复兴报》，要如何对付。我的答应是：《基督徒报》的目的是要引导信徒读《复兴报》。当什么时候，我看见时候到了，我就要停止。这是当日回答好几位朋友的话。现今时候到了，《基督徒报》要停刊了。”

而对于《复兴报》，他接着说：“因为现今有许多信徒限于经济的缘故，我们就愿意使他们不费而得福音。并且，主耶稣的再临已经近了，如果被提，若报费已经向人收了，而又没有报给人，这是一件很难清理的事。所以，还是不收一定的报费为当。因此《复兴报》并不收报费，完全白送。一切发行的需用等，读者可按自己的力量，和主的引导而帮助。这样就可叫你们中间充足的，可在这件事上帮助那些缺乏的。我们求主叫信徒解开他的钱袋，同时，也求主不要让守财奴寄钱来。”

所以，到次年一月，《基督徒报》试刊结束就停刊，《复兴报》复刊，专讲属灵的原则、复活的生命、基督的得胜和基督的身体等。

第四件：弟兄姊妹感觉到诗歌的需要，就先预备了二十首关于赞美一类的诗，以后收录于暂编本《小群》诗歌里。

第五件：倪柝声已感觉到他必须要踏出信心的第一步，就是租下适当的房子，今后作为教导圣经和见证之用。

第六件：年底时，弟兄姊妹天天有一个祈祷会。江北、平阳一带的信徒，因从文字书报上的见证得了帮助，就写信到上海。弟兄们看见他们可受造就，也觉得在中国的信徒，实在有需要，就预备开一个特别聚会。

为别人的得救祷告 (3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倪柝声再回到学校以后，同学遇见他，也承认他改变了；但他觉得，自己的改变还不彻底，有时发脾气，有时出事。有时候，他很像一个得救的人，有时候又很像一个未得救的人。因这缘故，他在学校中就不够有刚强的见证。但是，自从他得救后，自然而然地就有爱罪人灵魂的心，盼望他们能得救，于是就在学校中开始向同学传福音作见证。作了约一年的工夫，却没有一个人得救。那时他以为话越多，理由多，就能救人。所以他有很多话来讲主耶稣的事，但没有能力，叫听的人不受感动。同学魏光禧就是他传福音所结的果子，那时他并不喜欢听。（不过，后来经倪柝声的祷告与带领，不久他也得救了，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成为香港地方教会的长老之一。）

有一次，倪柝声遇见一位西方的刘教士（Miss Groves），她是和受恩的同工，她问倪柝声得救了一年，曾救了几个人。倪柝声怕她问，就低下头去，很惭愧地轻声答说：“我有传福音给同学听，但他们不喜欢听，听了也不肯信，这个罪就归在他们自己的身上罢！”刘教士很爽直地对他说：“你不能引人归主，是因为你与神有间隔，或有隐存的罪尚未对付清楚，或有亏欠人的地方等等。”倪柝声承认有上面的情形。刘教士问他是否愿意立即清理，他说他愿意。

刘教士又问：“你是怎样作见证呢？”倪柝声说：“我乱拉人来听，不管人听不听，我就开讲。”刘教士说：“这是不对的，你应该先对神说话，然后对人说话。你也要向神祷告，将同学的姓名写下，问神哪一个是要你祷告的，按名日日为他们祷告。当神安排有机会时，就向他们作见证。”

与刘教士交通后，倪柝声就开始对付许多罪，例如赔偿、还债、与同学和好、向人认罪等等。在笔记簿中就写下六、七十人的名字，天天为他们祷告，将每人的名字都提到神的面前。有时每小时为他们祷告一次，在课堂上也暗中为他们祷告。有机会时就向他们作见证，劝他们信主耶稣。同学常向他开玩笑说：“讲道先生又来了，我们来听他讲道。”其实他们是不听的。

倪柝声又去见刘教士，并对她说，“你所告诉我的方法都作了，但为何不生效力呢？”她说：“你不要灰心，还要继续祷告，一直到有人得救。”以后，倪柝声靠主恩典，日日继续祷告，有机会就作见证，并向同学传福音。再经数个月后，感谢主，在他的笔记簿中的六、七十位，除了一位未得救外，其余的人一一都得救了。

倪林和平的转变 (4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0年2月中旬，余慈度被邀请到福州的美以美会的天安堂开布道大会。许多人都得救了，这其中包括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女子，她就是倪林和平女士。

倪林和平原为一贫民之女，出生后被送给福利洋行的富商养育。六岁时全家因老板张鹤龄建议，受洗加入基督教。十一岁就读于美以美会在福州开设的毓英女塾。十七岁时，为预备往美国学医，而进入上海中西女塾，以提高英文水平。宋霭龄为其同班同学。1899年10月19日，遵父母之命与倪玉成牧师之子、供职于汕头海关的倪文修结婚。1911年辛亥革命，倪林和平投身爱国运动，到处演说，并捐献财物，获得民国政府颁给二等勋章，且担任妇女爱国会总干事，招待孙中山来访。

当听到余慈度来到福州开复兴大会的消息，倪林和平非常欢喜，但内心又极其矛盾。一方面，自己家庭关系恶劣，在外从事政治活动，热心参与革命爱国活动，并与不信主的人接触，自然而然地从有名无实的教友落到一个无信仰的地步，爱名誉、地位，和美服等。简直是福音书中的浪子，又自高自大、目空一切。想到自己对神的态度，连基督徒的空壳子都没有了，心里羞愧。另一方面，相隔 22 载，她在1897年与余慈度在上海相遇的那一幕，重新在脑海里映现。她觉得，余慈度是真正无私的，并叫人顶佩服的人。这种又喜又惭的情形，真是笔墨无法形容。

余慈度到福州后第二天，倪林和平邀请她到家里吃饭，并请两位教友和几个麻将牌友作陪。席间，大家热情叙述余慈度的为人和如何爱主等。最后，余慈度邀请倪林和平次日八点到天安堂听道。她答应了。但听了两天余慈度讲“亚当如何在伊甸园中失去生命”，实在不耐烦，觉得这老掉牙的故事有什么可听的？于是，第三天和第四天继续在家里打麻将。牌友抱怨说：“糟蹋两天了，讲道一点听不懂。”倪林和平心里表示默认。然而，圣灵已经在她里面作工了，接连两天如此。她实在打不下去，对牌友宣告说：“我是基督徒，我要去听道。余女士千里迢迢来，我岂可不去，怎么着都说不过去！”之后，牌局就散了。

第五天，她起得很早，预备去天安堂听道。一进门，余慈度已经在会场了。一看见她，就问：“你前两天为何没来听道？”她找借口说：“人不太好过。”余慈度对她说：“愿神光照你，使你的病快快好起来！”这话使倪林和平感觉非常有力量，心里说：“人既然不大好，何以去打牌，又不去听道？为何推辞又说谎呢？”

聚会时间到了，这天讲“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行为如何”。倪林和平硬着头皮坐在讲台台下，听着非常扎心。会毕，余慈度请她第二天再来。她甚是难为情，但还是答应了，题目仍是“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行为如何”。倪林和平觉得被余慈度骂了又骂，心里决定无论如何明天不来挨骂了。可是，一连数天她的决定都归失败，自己总是不由自主地去聚会了。

当她听到神的爱，以及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亲自替我们死，她那顽梗的心就被融化了。当场痛哭，巴不得尽其所能地奉献给主，甚至愿意殉道来报答主在十字架上的救恩。倪林和平虽出身在基督教家庭，她和丈夫都是美以美会的会友，但却从来没有得救的经历。这一次，她才真正被主所摸着，并彻底向主悔改认罪，也向她的家人认罪。

倪柝声与李常受的初期接触 (5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李常受得救后，非常爱圣经，也愿意读圣经，可以用手不释卷来形容。他自己说：“我能读经，读到上床躺下的前一分钟，才把圣经合起来，放在枕头边，为的是明天一早起来，头一眼就看到圣经。”这种读经的热忱是极不寻常的，他对圣经真理的认识，可说有无限的渴慕。加上他通晓英文，凡是可以看到的中英文属灵书刊，无不一读再读。这是神给了他一颗爱慕神话语的心，得救后的那年夏天，他以两个月的工夫，就把圣经精读一遍。

在经历不同的礼拜堂聚会后，他最后选择留在弟兄会牛顿派聚会；因为该会对圣经的解释和教导圣经的方式，最能吸引他。从一九二五年开始，之后有七年之久，李常受在弟兄会中最严格的牛顿派里受教。热爱追求圣经真理的他，在此累积很可观的圣经真理，尤其在圣经预表、预言和比喻的事上，体认更为丰富。弟兄会在圣经真理和教会生活的实行上，对他日后的解经解经和事奉，均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。

那时，他收集了各种属灵书报，其中有一份叫《晨星报》(Morning Star)的期刊。在这份刊物里，有署名倪柝声投稿的文章。李常受认为，倪柝声的文章是整份报里最高、最好的，对于圣经真理的见解最为他所折服。后来，当倪柝声出版《基督徒报》时，李常受就开始订阅，每收到一期，都迫不及待地一口气读完。《基督徒报》是月刊，每个月有将近八十至一百页的篇幅，都是倪柝声一个人准备稿子。在解经方面有默想启示录，及默想创世记。那些信息实在是好，李常受每次读完都觉得非常有亮光，有味道。

因着阅读倪柝声的书刊，以后李常受就和他通信。对于李常受所提的圣经真理问题，倪柝声都一一给予令人满意的解答。在一封信中，李常受请倪柝声介绍帮助人认识圣经最好的书。倪柝声回信说，据他所知，对认识圣经最有帮助的是达秘(John Nelson Darby)的《圣经略解》(Synopsis of the Books of the Bible)；倪柝声还说：“该书义理深奥，除非你肯多读四五次，否则无法尽领其意。”当时，李常受揣摩倪柝声写作的口吻与方式，以为他是位老先生，所以能把圣经讲解得那么好。后来才发现，倪柝声不过是个年轻人，只比他大两岁。

倪柝声出外时被革除 (6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当福州的同工们因对教会真理看法不同并发生大争执之后，倪柝声就出远门到杭州传福音，在那里他见着了张光荣弟兄。这个时候，王载和其余几位同工，包括王畏三、王连俊、张启珍等，却在福州联合起来，说“倪弟兄不要教会了”。他们就趁着倪柝声出远门时，联名公开刊印文字，把他革除了，为要把他逐出福州那里教会的工作。

有些护卫倪柝声的青年人就打电报和写信告诉他这个消息，催他赶快回去。因着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布道工作又忙，倪柝声将此暂搁，不予回应。当时，他觉得应当作一点特别的事，所以又到南京，协助《灵光报》的工作。在南京期间，他和李渊如谈及教会方面的真理，但她态度强硬，并不接受。

等工作结束，他便去上海，搭船回福州，在船舱里，他才把福州来的信和电报拿出来仔细看。他越看越生气，气到一个地步，里面实在不平。等船到了马尾，要靠码头时，他的气已逐渐消下去了，里头有话说：“不能争，争是血气。你要学十字架的功课，不要为自己讲话，要忍受，要接受。”于是他定意，回去以后什么也不作，晚上睡一觉，第二天早晨，把行李卷起来，离开福州，到另一个地方去，不再谈这件事情。可是船靠了岸，一群青年弟兄就包围上来，讲这讲那；等他回到住所，屋里、屋外也都是人，都在那里为他打抱不平。他里头又激动起来，就请大家先回去。

夜里他自己安静时，主又对他说话：“你不应该作任何事，应该离开福州。”所以第二天清早，他就送了一封信给那些青年人，告诉他们：“请你们什么都不要作，我的行李已经准备好，要搬去罗星塔。”

就这样，倪柝声为了避免分裂，什么都没作，离开福州，搬到城外马尾附近的罗星塔。他一面觉得自己是个被革除的人，一面觉得不应该有纷争。另外，他也有一个很深的负担，就是专职作文本工作。于是，在那里他租了一所房子，然后从主接受负担准备出版《基督徒报》。这个报有四个大的负担，就是传福音，讲解圣经，说到教会，并且论到属灵的生命。

那时，他写了一首诗歌，来表达他的处境和内心的感觉，前两节是：“我若稍微偏离正路，我要立刻舒服。但我纪念我主基督，如何忠心受苦。我今已经撇下世界，所有关系都解。虽然道路越走越窄，但我在此是客。”

同年十一月，倪柝声母亲应邀到马来西亚传福音。他陪着她同去，在国外有半年之久。因他在路加福音四章四十三节从主得到一句话：“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；因我奉差原是为为此。”因着他们作工的果效，马来西亚的实兆远就有了聚会的起头，并于第二年建立了海外第一处地方教会。

倪柝声是谁为他施浸的 (7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倪柝声自己说，到了和受恩教士那里，把他们的意思告诉她，她也赞成。于是他们在当日赶到一个阳歧乡下去受了浸。

和受恩住在白牙潭，而他们受浸的地点在阳歧（应是阳歧河），两者之间有不太远的距离。所以，一面从路程远的角度说，或外地人看来，倪柝声是到和受恩教士处受浸的，这话是对的，因为柝声母子三人就是去到和受恩那里受浸的；另一面从狭小的范围说，也就是受浸的具体地点，乃是在阳歧河，是和受恩带他们去那里受浸的。无论说是在和受恩处，还是在阳歧河，都是对的，只是角度和范围不同。

然而，关于倪柝声是谁为他施浸的，这里却有点争议；欲去询问当事人，那是不可能。根据有限的资料，在此列举几处，仅作参考：

于中旻著《倪柝声》一篇，文中说：“年三月二十八日，复活节，柝声母子由和受恩教士为他们施浸；在闽江中全身受浸。他们认为这样才合于圣经的榜样。”

金弥耳著《中流砥柱：倪柝声传》，书中记述：复活节主日，他们到白牙潭河边，水流平缓，那天是阴天飘着细雨，减低了他们的兴致。当天早上倪林和平（倪柝声母亲）心脏病发作了一次，和教士建议改天受洗，但她坚持说：“我宁愿死在神的旨意中，而不愿照自己的意思活。”她说着就与年纪老迈的传教士李爱明走进了闽江的浅水里，她求神给她一个喜悦的明证。李爱明把她浸入水中，正当她的头浸入水中时，复活节主日的阳光破云而出，因此倪柝声与乔治（倪怀祖）也沐浴在金色的光辉中。藉着受洗，倪柝声站着宣告说：“主啊，现在我将世界丢在背后，祢的十字架使我与它永远的分开。并且我已进入祢的里面，我现在是站在基督里。”他们心中充满了喜乐的诗歌。

倪林和平《恩爱标本》，见证：这是头一次她们和我一同祷告，就定规主日即复活节那天受浸。到主日早晨我的常病忽发，我就告诉和教士。她说：“你看看，也许改期。”谢谢主，祂在里头有说不出的大能力，我就说出来：“不要怕，这是撒但的拦阻，宁可死在神的旨意里，不要活在自己主意中。”哦！这是何等奇妙的事！向我这样利己的人，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呢？这是神自己作的，所以我们就转身去受浸，到了那地，我祷告说：“神啊，祢的爱子我们的主，当祂受洗的时候，天为祂开了，因祢喜悦祂。如果祢也喜悦我，求祢也为我开天。”真的，神恩待我，俯听我的祷告，因为那日下微雨，天空阴黑，我受洗完刚从水里上来，天也为我开了，太阳就在那一分钟大照我们。那一天我就知道父喜悦主耶稣，也照样喜悦我们。柝声、怀祖也同日受浸。和教士就送我一句经言：“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”（太二 15）。

虽然资料记载有明显出入，或倪林和平也没有明说，但是目前来看，倾向于金弥耳的说法，因为有李爱明老弟兄在，估计和受恩教士作为姊妹，不会自己去作。但这也仅是猜测而已。如果排除金弥耳的说法，就很容易认为“倪柝声是和受恩教士为他施浸的”。然而，不管是和受恩为其施浸，还是李爱明为其施浸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，就是到和受恩教士那里受浸的，并且是当日赶到阳歧乡下去受了浸。这是倪柝声自己说的。

倪柝声的得救 (8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因着倪林和平听了余慈度的讲道得了复兴，也因为神光照她，她就先向丈夫认罪。但对于不久前冤打大儿子的罪，她总是不肯对付。那次是家中一件贵重的花瓶被打破，谁承认就意味着挨打，她认为一定是最坏的大儿子做的，于是就把他痛打一顿。以后她发现，那个花瓶的确不是大儿子打破的，但碍于面子，始终没有向他道歉。这个大儿子，就是后来被众人熟知的倪柝声。

虽然在向大儿子道歉这件事上一直为难，但是她的灵命真的得到复兴了，因此又开始对聚会敬拜神的事热心起来。有一天，她买了足够的诗歌本和圣经，为要恢复家庭礼拜。她的丈夫和孩子们只好来到客厅，围绕在钢琴前参加这个不情愿的崇拜聚会。当她拣了一首诗歌，要弹唱的时候，主的灵有权柄在她心里，不许她弹琴，必须要她先向大儿子认罪，方许唱诗敬拜。于是，她里面非常挣扎：“神啊，我是母亲，怎能向儿子认罪，今后在家庭中又怎么过日子？”可是，神顶清楚地说：“非认罪不可！”

当时，她只得向神屈服，两眼涔涔。她的丈夫和儿子见此情景，不知为着何事。但她转过身来抱着大儿子，诚诚恳恳地说：“我为主的缘故，向你认罪。有一次冤打你，是得罪你，求你赦免我。”大家都希奇她这样做，大儿子对他说：“你那一次无辜地打我，我的心真是恨你。”她说：“求你赦免我！”这样，大儿子就不开口了。

对于倪林和平被复兴后的种种表现，使倪柝声大为惊讶。他定规要到余慈度的聚会去看看，究竟是什么改变了她的母亲。于是，在第二天，他就去听道了。虽深受感动，但这还不够，主就抓住他；同一天夜里，他在梦里看见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的异象。这位钉十字架的主向他呼召，使他无法抗拒。随后，他在挣扎、祷告和认罪后，第一次经历得救的喜乐与平安，并决志作主的仆人事奉祂。因为他认为，得救必须是双重的；不能将主的呼召放在一边，而只要得救。要信主，就两方面都要有。不然，就两方面都不要。在他身上，要接受主，这两件事要同时发生。

十几年后，倪柝声见证：1920年2月29日晚上，我独自在房间里，有坐卧不安之感，问题是要信主还是不信。起先我想不信主耶稣，不作基督徒；但不信又不安，里面起了挣扎。后来我跪下祷告。起初没有话祷告，但过了些时，我看见有许多的罪摆在面前，并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。在我的一生中，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。我一面看见自己是罪人，一面也看见救主；一面看见罪的污秽，一面也看见主的宝血能将我洗净，使我洁白如雪；一面看见主的双手钉在十字架上，一面也看见主伸出双手来欢迎我，并对我说，“我在这里等候接受你。”这样的爱折服了我，我无法抗拒，就决定接受主作我的救主。以前看见别人信主耶稣，我就讥笑他们，但那一夜我不能笑。我流泪认罪，求主赦免。认罪之后，罪担就脱落了，人觉得轻松，心中充满喜乐平安。这是我一

生中第一次知道自己是罪人，第一次经历喜乐与平安。以前或者也有喜乐与平安，但得救后的喜乐与平安才是真正的。那夜我一人在房间里，我似乎看见了光，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。我对主说，“主阿，你实在恩待了我。”就是这样，倪柝声强烈得救了。时年，他十七岁。接着，他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期，开始成为圣灵水流的重要出口。

倪柝声第二次到南京 (9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其实，倪柝声的肺结核病，一九二四年便有征兆。起初只有一点热度，身体觉得无力，胸部有点痛，他不知道是什么病。后来，黄和声医生对他说：“我知道你有信心，相信神能医治你，但你可否让我检查一下，看是什么病？”检查完，黄医生低声对王灯明弟兄说了一些话。倪柝声问他们检查的结果如何，他们起初不告诉他。倪柝声说：“我不怕。”于是，黄医生说他的肺病情形很严重，恐须长期休息。

那天晚上，倪柝声无法入睡。他心情沉重，因为工作未完，就回去见主，似乎对不起主。他决定到乡间休息，与主多有交通。他问主说：“到底祢在我身上的旨意如何？若是为祢舍命，我死也不怕。”约有半年之久，他摸不到主的旨意，但他心中有喜乐，相信主总不会错。那时各地多人来信，不是说劝慰的话，而是责备他工作太过，不爱惜自己的性命。有一位弟兄引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九节的话责备他，那一节说：“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。”

不久，就在他于厦门病倒期间，收到李渊如和成寄归的来信邀请。他素性不愿白吃人饭，随后他第二次到南京，住在成寄归家里，并在养病的同时，帮助校对成寄归所翻译的美国慕迪圣经学院所出的《司可福圣经函授课程》。不过只改了头四卷，他就病得作不下去了。其时还有三十余位弟兄姊妹来和他交通，他就和他们谈论到教会问题。倪柝声知道神的手在他身上，就是要他回到最初的异象中；不然，他认为也会走上复兴布道家的道路。

那时，李渊如因读了一本教会的历史，看见各宗派的由来并不符合圣经，早已对真理有些明白，就受了浸，又和几位姊妹每主日起首擘饼。当倪柝声到南京后，他们同在一起纪念主。又因他曾在金陵大学讲过几次道，得着了两位弟兄转过来，他们就接纳他们一同擘饼了。这是讲到在南京作工的起头。

这期间，李渊如与倪柝声有些交通，领受了关于主行动正确道路的亮光，就决定转向主的恢复。当她有心要离开《灵光报》主编的工作，完全走主恢复的路时，却因报社负责人不同意她辞职，她只好勉强做到年底。李渊如的中文造诣极深，从一九二七年起，所有倪柝声的著作都是经她手编辑的。她在倪柝声的出版工作上，是个得力的助手。那些她所编辑的信息，如今成了主恢复中极大的遗产。

关于钱财的故事 (10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钱财的事可以是小问题，也可以是大问题。当倪柝声刚出来事奉时，他很担心生活的问题。若在公会作传道，每月他会有固定的薪水。但他既是走主的道路，就只能靠主过日子，不能按月靠领薪水过生活。1921年至1922年时，在中国的传道人因信靠主而活的少而又少。这样的人找不到两三个；大多数都是领薪水过生活的。那时有很多传道人怕全时间出来事奉主，都是想，若出来传道不领薪水，没有饭吃怎么办呢？倪柝声也有过这个思想。

即便如此，自从倪柝声得救后，当他在学校读书时，也在校中为主作工，并向父母表示要过信心生活。有一晚他与父亲谈到自己接受经济供应的事，就说：“经过数日的祷告，我觉得该向你表示，从今开始我不能用你的钱了。我知道你在我身上花了很多钱，一面是为父之责，一面我亦相信你盼望将来我能赚钱给你用；但我要先告诉你，我作传道，将来不能还钱给你，也不能计利钱给你。我的学业虽未了，但我要学习如何依靠神。”

他发表了这段话之后，他父亲以为是戏言。同时，魔鬼就来试探他说：“这样的作法是很危险的。假定有一天生活过不去，再来向父亲要钱，那是丢脸的事。你对父亲表示太快了，应当等你工作开展，得救的人多了，也多交朋友，然后来过信心的生活。”但自从他表示不接受父亲的钱后，就未曾向父亲要过钱。只是从那时起，他母亲有时会送给他五元或十元，并在纸包上写“倪柝声弟兄收”，而不是以母亲的身份送钱给他。

1921年，有一次倪柝声与二位同工，先到福建一个地方布道，然后要去另一地方。在他口袋中只有四块钱，不够三人的车票。但感谢主，有弟兄送了他们三张车票。

当他们在闽南鼓浪屿时，倪柝声袋中的钱却被贼偷去，他就没有路费回家。他们是住在一个人的家里，在一个小礼拜堂里，一天讲一次道。他们讲完了就要回去了。那两位同工有钱可以回去，但他的钱给人偷去了。（那时他们是各用各的钱）。他们决定明天回去，他听后觉得很为难，但他又不愿意向他们借钱。那天下午有数人来谈道，他无心情同他们谈。这时魔鬼来试探他，要动摇他的信心，说：“明早可请同工代买车票，到省城时可以还他。”但倪柝声不接受这个建议，还是仰望神，他总相信神是不会误事的。那时他乃是新出来凭信心事奉主的少年人，还没有学过凭信而活的功课。

于是，那晚他专心向神祈求，一定要给他路费；那夜他也一直向神祷告，又以为自己作错了事。这事无人知道。第二天，起程时间到了，他手中没有钱，但他照常收拾行李，雇好人力车。此时他记起一件事，有一位弟兄搭火车，快要开车时手中还无车票，正要开车的刹那间，神安排一个人送他车票。像这样，他相信神是不会误事的。现在，大家要上人力车了，共有三架，他是乘最后的一架。奇妙的是，人力车刚拉约四十码时，后面真来了一位穿长衫的老人家，呼叫着说，“倪先生，请停！”倪柝声便叫车夫停车。老人家送他一包食物，另给一信封，然后就走开了。

倪柝声拆开信封一看，当时太感激神的安排，就流下泪来，因为信封内有四元，正好够买车票。然而，魔鬼一直对他说：“你看危险不危险？”倪柝声说：“有点担心，但不危险，因为神已按时供应我的需要。”到了厦门，又有一位弟兄送他一张来回车票。这个事例是讲到倪柝声出外作工学习仰望神的供给。

在中国，那时按倪柝声所知，只有余慈度是没有受薪水的传道人，她是靠神而活，是非常属灵的姊妹，他们彼此非常熟识。余慈度有很多中外的朋友，工作范围很大，到处布道。但那时倪柝声的情形是相反，顾念到他的人也很少，所以他觉得为难，也有过没饭吃怎么办的思想。然而，他愿意操练学习，当他在主前仰望时，主对他说：“你若不能凭信而活，你就不能为我工作。”于此，倪柝声便知道需要活的话，与活的信心，来事奉这一位活的神。有一次当他数算钱包中的钱，只有十几元，不久就会用完了，他就突然想起撒勒法的一个寡妇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（王上十七12），没有两把面。他虽不知道神用什么方法来维持她的生活，但他知道神有办法。是的，倪柝声说：“这是我一生所学习的功课。”

创刊基督徒报 (11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二五年五月，倪柝声从海外回到福州，住在小村庄罗星塔租来的小屋里。他开始购买并阅读大量的属灵著作，主要来自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，这些书也是和受恩介绍给他的。在此要说明的是，在倪柝声的一生中，他阅读了多达三千本基督教历代著作，这些书籍对他及他的职事产生深远的影响。倪柝声住在罗星塔，除了读书外，他还从主领受负担，设立福音书局，编印定期的刊物，就是《基督徒报》（月刊），以取代停刊的《复兴报》。他在出版广告中说：

“我们相信圣经逐字逐句都是神的话；圣经中所有的大道，我们都是按着字面相信。我们愿意在这个小小的月刊里，供给灵奶于少年，干粮于老年的信徒。我们对十字架的救恩，特别注重；信徒灵性的问题，更是我们所留心的。我们求神加增我们的能力，使我们能传扬神一切的旨意。至于近今所谓新神学的谬误，我们也必竭力警告神的儿女以它的危险。

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。若是圣经纯正的道，我们绝不因人反对之故，而怕传；若不是圣经的道，就是有了众是，我们也不敢赞同。我们并不附属于任何教会，乃是因着主的加力而办的。近来本色教会是一种时尚的提倡；我们以为神的旨意，是要我们回到初世纪使徒的光景与方法；所以我们对于教会问题，是专向新约的目标去传播，而不受任何宗派的支配。”

此后，这份刊物在十一、十二月出了两期，次年出了十期，一九二七年又出了十二期，总共出了二十四期。其内容都是关于教会方面的，有教会的道路、教会的立场等，那对当时的教会是很厉害的刺激。特别是启示录七封书信的默想，即《默想启示录》，在当时中国各地爱主的青年人手中，几乎都有这份报刊。

倪柝声的父亲是读书人，家里相当注重文学教育，从前特为他聘请了家庭教师，专教他中国古文。在学校里，他的中文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等到他被主兴起，不过二十岁时，即开始了文字工作。当他出版《复兴报》时，文字就散播于国内各处，包括传到神学院的学生手中。但他初期的著作，写的还是文言文，不是白话文。以后由于白话文慢慢在全国通行，没过多久他就改用白话文写作。尽管有些人评论他的白话文有时也不太白话，可是到了他创刊《基督报》的时候，不仅在文字上，而且对真理的认识上，他都有突飞猛进的进步，也使读者更能明白其中的意思。

到和受恩教士处受浸 (12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1年3月28日的早晨，倪柝声被他母亲叫去，对他说：“我如果要去受浸，你怎样看法呢？”倪柝声说：“我也正等着要受浸。”他母亲说：“如果要受浸，到哪里去受浸呢？”倪柝声说：“我早已打听好，离开福州坐两点钟的小火轮，到马尾的和教士那里去。余慈度小姐来闽时，就是在和教士处受浸的。”哪一天受浸好呢？拣日不如当日。所以，倪柝声同他母亲就定规立刻动身去，他的弟弟倪怀祖亦随着同去。

对于和受恩教士，前面略有提及，在此再详作介绍：

和受恩，英文名字是 Margaret E. Barber，她是一位单身的姊妹，在1895年作为英国圣公会传教士第一次来华，后在福州任教于圣公会在仓前山开办的陶淑女中。七年后，因着她热心地努力工作，遭到其他宣教士的嫉妒，他们就捏造严重的罪状诬告她，使她被召回国。但她对主却有活的认识，学习和操练十字架的功课，对于别人的控告，定意不为自己申辩。她说：“若是拇指与小指争论，只会叫头受到伤害，因此我当离开这所学校。”

就这样的过了几年，后来有一位传教士同仁将事实真相揭发出来，和受恩的冤案才得到澄清的机会。在这段时间，她一直服在神主宰的手中，也曾和英国的潘汤（D. M. Panton）弟兄有接触。潘汤是郭维德（Robert Govett）的学生，此二人都对圣经有深刻的认识，特别是在预言方面。对于基督教的错误，以及教会的一切，也有透彻的了解和相当的认识。潘汤弟兄有一个聚会，不是公会的，也不是弟兄会的，乃是照着圣经的聚会。因此，和受恩教士在关乎教会的事上，得到潘汤颇多的帮助。

等到她受冤屈的案子澄清后，差会决定再次打发她到中国，但她觉得离开差会的时机到了，就辞去差会的差派，离开公会。并且，没有因为这件不愉快的冤案，打消她对中国的负担。经过很久的祷告，觉得主自己要打发她回中国。于是，她就回到了中国，但这次与任何差会都没有关联，也没有一个有力的差会在背后支持她，陪伴她的只有比她小二十岁的外甥女黎爱莲（M. L. S. Ballard）。

黎教士还带着少数私房钱，而和教士只拥有诗篇二十三篇作她唯一的产业。正像亚伯拉罕一样，用信心仰望主，负她一切的责任。当她们的船驶进闽江口的时候，她心中默默仰望神为她安排前途。这时看到左岸罗星塔附近的白牙潭景色宜人，内心感觉这就是今后神为她所预备工作的地方，后来果然在白牙潭租到了房子，定居下来，房东是开办孤儿院的院长夏姊妹。

白牙潭是一个荒僻靠海的地方，位于福州马尾区名胜古迹罗星塔对面（今属长乐市营前镇）。而和教士所住的是几间简陋的木屋，和她第一次来中国时，在福州城里所住的花园洋房相较，真是形成了强烈的对比。那时候，从福州到白牙潭，要先坐汽船到马尾，再用小木船渡到白牙潭，然后还得沿山边小路走一程，才能到达小山坡上的几间旧木屋，那就是和教士的住处了。山坡顶上的一间是她的卧室和她自己单独与主交通的地方；旁边一排房屋是为着接待用的。这“白牙潭”在她的心目中就像亚伯拉罕的迦南地一样是应许之地。

神会中途收回这地么？事实上确曾有两次惊险的经历，原因是房东夏姊妹曾两次坚决要把房子收回给孤儿院用，并且派了土木工将房子整修了一番之后，要她在限期内迁离。眼看这些房屋要被收回已成定局，然而她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，她镇定安然地向神祷告说：“父神啊！求祢坚定祢的应许！”结果房东先后两次，都派专人来说：“整修好的房子仍旧由你们住下吧！”从那时起，至1930年和教士安息主怀里后，仍由黎爱莲教士继续住在白牙潭工作，一直到1950年她回英国才离开了这神所应许之地。

这期间，和受恩教士住在那里，很少出外游行，也没有任何宣传。她只是留在那里，为着主在中国的行动多方祷告，并帮助那些因追求主而到她那里寻求指引的人。当倪柝声母子三人见到她后，说明来意，就在受浸的事上得到她帮助。自此，和受恩对倪柝声开始有一些认识。

受浸后的大转机 (13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自倪柝声到和受恩教士那里受浸后，在他的身上，就有了一个大转机。

第一件事，他去告诉他的一个朋友，就是王载弟兄。早在1920年，余慈度来福州时，倪柝声和王载就都得救了。那他们是怎样认识的呢？就是在倪柝声得救后，在他的家里，开始每礼拜四有一个查经班。来查经的，年长年老的居多，而他好像是个小孩子，找不着同年岁差不多的谈谈。两三礼拜后，王载来了，他看见年纪和自己差不多，他们是许多人里最年轻的，所以很自然的，常在一起，亲密些，从此便有些来往。倪柝声受了浸，第二天就去告诉王载，说：“我昨天到阳歧受了浸。”王载说：“顶好！顶好！从前我也是在南京受了滴水礼，后来我到厦门，碰见一位弟兄，把受浸的真理告诉我，所以我在鼓浪屿也受浸了。”他们真是欢喜，因为俩人有了同样的亮光。

第二件事，他去告诉那位领他们查经的老牧师。那时倪柝声认为，在福州这位老牧师是第一有圣经知识的。因他查经的时候，曾说什么该凭着圣经而行，所以倪柝声欢喜去告诉他。但是，倪柝声说得顶热，老牧师的态度却是顶冷。他就问：“受浸是不是合乎圣经的？”老牧师说：“合是合的，但是…不必这样拘泥！”倪柝声真有些希奇了，心想：“查经已经有一年了，老牧师总是说，只要是圣经的教训总要跟从。但受浸这件事，既然是合乎圣经的，怎么又说何必这样拘泥呢？今天只顺服一件的真理，就说，但是不必这样拘泥，恐怕他所讲的有些通融办法了。如果只讲一样教会的真理，就说不必这样拘泥，怎敢说其它教会的真理都是应当顺服的呢？”所以，倪柝声就有些怀疑老牧师所讲的关乎教会的真理了。因此他觉得人的权威都该放在一边，从此要好好的来读圣经了。

就在这一年里，他到圣经里去查考好些问题，心中又存有诸多疑问。如：在教会里，有好多是有名无实的教友，但圣经里是说，教会里只有得救的人；另有许许多多的公会，但圣经里没有美以美会，也没有长老会，或者什么别的会。他想：“我为什么作一个美以美会的教友呢？神的话没有这样说，我为什么这样作呢？美以美会的监督是我们家里的好朋友，但是，人情是一事，公会不合圣经又是一事。”

这个时候，倪柝声又对只有牧师才能主领擘饼这件事存在疑惑，看见牧师的制度似乎是不合圣经的。还有一件事，就是聚会，特别是擘饼聚会，一年只有四次（就是四季）的擘饼，但照着圣经，应该是常常纪念主，更应当按着圣经的原则而行才对。这些事，在当初，他不过都只有一点的亮光，好像马可福音八章里所说的那个瞎子，起先虽然看见人了，但是他们好像树木，并且行走。看是有点看见了，不过还不太清楚。

和受恩教士离世 (14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三〇年二月底，英国来华的和受恩教士罹患肠炎，到主那里去了，在世享年六十四岁。她在临终前赠予倪柝声的一袋物品中，有一短笺上写道：“亲爱的主，我感谢祢，因为祢曾赐下诫命说，你要全心、全魂并全心思，爱主你的神。”在她留给倪柝声的全部遗物中，除了一本有许多宝贝笔记的旧圣经以外，几乎没有什么别的，但里面还有一句非常宝贵的话：“为己我无所求，为主我求一切”。以后倪柝声采用了这句动人的祷告，作为他的座右铭。无疑的，这个发自和教士深处的祷告，恰切地描绘并解释了她的一生。

和受恩是个英国人，与主恢复的家谱很有关联。她是地方教会历史中的一粒种子，这粒种子在倪柝声身上长出来。所以，说到地方教会的历史，无法不提到这个人。当我们读到这个历史，我们只得承认她是第一位强而有力、在中国的见证人。她纯洁地活在主面前，相当认识十字架和主的生命。从她所写的诗歌：“如果地乐消减，求祢多给天；虽然心可伤痛，愿灵仍赞颂；…这路虽然孤单，求祢作我伴，用祢笑容鼓舞我来尽前途”（诗歌二八二首），我们可以看见她深邃的经历。另外一首：“祂不误事，因祂是神！”（诗歌五〇六首）。这首诗歌在基督教里，是许多人所熟悉的。此外，“神啊，祢名何等广大泱泱！”（诗歌四九七首），以及“从伯利恒我们动身”（诗歌四六九首），“我对撒但总是说：‘不’！”（诗歌六四〇首），都是她所写的。

和受恩非常有主的同在。从前有一天，倪柝声去见她，她一时未能接见，正在房间里忙她的事，倪柝声就在客厅里等她。倪柝声说：“当我在那里等她的时候，我都深深觉得主的同在。”有一年除夕，和受恩和倪柝声一道散步，将近转角的地方，她说：“也许在转弯的时候，我们会遇见祂。”她热切等待主回来，她的生活和工作，都是在盼望主回来。那时有六十六位青年人在她手下受训练，用潘汤弟兄写给倪柝声的第一封信上的话说：“再过十年，这些青年人中若有六个能留下，就很好了。”事实上，到五十年代初，留下的只有四人。

和受恩离世时，倪柝声不在她身边，只收到福州弟兄发来的电报：“和受恩教士安息了，被主接去，荣返天家。”在她过世后，被安葬在白牙潭村内，墓碑上大概写着：“和受恩教士安息之处。愿感动和受恩姊妹的灵加倍感动我们。”（4）不可否认，和受恩是主为着祂的恢复在中国所种下的种子，她是影响倪柝声最大的一位属灵前辈；是她将弟兄会和内里生命派的著作介绍给倪柝声，由此将中国早期福音的性质转入追求属灵生命经历的阶段。她也严格训练倪柝声，使他在属灵上得着诸多造就和成全。

每当倪柝声回忆和受恩教士的一生时，就越来越喜欢她的那首诗歌：“如果我的道路引我去受苦，如果祢是命定要我历艰辛，就愿祢我从兹，交通益亲挚，时也刻也无间，弥久弥香甜。”（诗歌二八二首）。这首诗歌中译者是倪柝声；他本身是一位非常聪明而又有才华的人，但在写诗方面，与长期接受和受恩教士的带领和帮助，是有不可分的关系。倪柝声很羡慕和教士写诗的才华，及其诗歌的深刻。起初有一次，他在主面前为这件事祷告，然后把中国的唐诗背了一千多首，又很用功学习写诗方面的技巧。当他以为能写诗的时候，就一口气写了三十多首诗歌，自己读起来非常得意。第二天跑去见和教士，拿给她看；和教士拒绝阅读他所写的诗歌，只说：“最好你拿回去，免得有一天你想起来会很不好意思。”后来倪柝声对同工谈起这件往事，说：“现在每次想起这件事，真是不好意思。”然而，过了一段年日，主就开始领他进入比较深的属灵经历，也给他感动和才能来写诗。

关于和教士的离世，倪柝声在三月份《复兴报》“公开的信”中，说：“我们觉得顶可惜，听见福建罗星塔白牙潭的和受恩教士去世的消息！她是在主里一个顶深的人。她与主的交通，和对主的忠心，在我看来，是世上少有的。”十几年后，当倪柝声访问欧洲回来，有一次谈到工作和事奉，他叹息着说：“若是和教士还在，我们今天的光景应该是两样。”他又说：“在我全部旅程中，在西方世界几乎没有遇见一个人，能与和受恩相比的。”和教士离世后，倪柝声一直想要为她写传记，他认为那对于中国的弟兄姊妹，会有相当的帮助，并且他认为自己是最合适的人选，可惜主没有给他机会。

复兴报的起头 (15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2年，倪柝声首次到上海，在北四川路基督宣道会守真堂作了一点见证。宣道会是1887年，由宣信（A. B. Simpson）弟兄所成立的，是基督教传教士们的一个联合会；他们从其中差人往外出去传福音。宣信弟兄对属灵的事，相当有认识，他写的许多诗歌都很深入，有属灵的经历，有属灵的价值。他的同工们，都有属灵的分量。其中有位西教士吴伯瑞（John Woodberry），上海的守真堂就是他和他妹妹建立的。

在年底，倪柝声有一个负担，要办一个报，因为在福州已有人得救，并且人数越来越多。这个时候，王载弟兄，因到长江一带布道，他的家只有他的师母和孩子，就叫倪柝声搬到他家里住些时，好有一点照顾。于是，倪柝声和王师母天天为办报的事祷告。那时倪柝声的经济非常困难，祷告了一礼拜，祷告了两礼拜，祷告了一个多月，还是一文钱都没有。有一天早起，倪柝声就说：“不必祷告，这是没有信心，现在应当先去写稿。难道神还要把钱先给我们，来等着我们写稿子不成？”

接着，他就去预备稿子。等到一切都预备好了，抄到最末了一个字，他说：“钱要来了。”他再跪下祷告一次，对神说：“神啊，稿子已经写好了，要付印了，但是，钱还一文没有……。”

祷告完了，顶希奇，有人来叩门，是一位有钱而又不大舍得钱的姊妹。倪柝声心想，是她来，不会有钱。可那姊妹说：“我有一件顶要紧的事找你，基督徒捐钱该怎样捐法，捐到哪里呢？”倪柝声就给她讲不该照旧约只抽十分之一，而要照哥林多书所说，按着神所嘱咐的抽出来。可以捐二分之一，也可以捐三分之一，也可以捐十分之一，或者二十分之一。但不可捐给反对主的礼拜堂里，不可捐给不信圣经的人。每次捐钱，应当祷告神，或者送给穷人，或者送为工作，总不能放在不正当的组织里去。那位姊妹说：“有好多天，主一直对我说，你这个人太爱钱。我起先还不佩服，现在我服了。今天早起，我祷告，主说，不必祷告了，钱要先拿出去。我真难受，现在拿来三十元，交给你为着主的工作用吧！”

刚好，这三十元，够印一千四百本的复兴报。后来又有人送三十元，刚好够邮票和其它的杂用。这就是第一册复兴报的起头，于次年一月就在福州出版了。

奉献与出生 (16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倪柝声的得救，是因为受到他母亲的影响，而去听余慈度的讲道才发生的。他是福建福州人，生于广东汕头，那时他父亲倪文修正在汕头任海关官员。倪家是福州最早的基督教家庭之一，已故的祖父倪玉成是福州公理会最早的华人牧师之一；父亲倪文修是兄弟九人中的第四个，毕业于福州美以美会所办的著名学府鹤龄英华书院，对于教会的传统和教会音乐相当熟悉；前一篇说过，母亲倪林和平则是一位基督徒商人的养女，曾准备到美国留学，并为此进入上海中西女中（这是一所以英文水平高著称的教会学校）。她性格刚毅，又曾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，而获爱国勋章。

倪柝声有两个姊妹。当他母亲生她们时，他姑母很不欢喜，因为他有一位伯母，一连生了六个女孩。按当时中国的风俗，是重男轻女的。所以，在他母亲生了两个女孩后，别人说她也要像他伯母一样，生半打女孩后才会生男孩。那时，他母亲虽未清楚得救，但也会祈求主。她对主说：“我若生一个男孩子，就要把他奉献给你。”主竟然听了她的祷告，倪柝声就生下来了。日后他父亲对他说：“你妈妈未生你时，就已经应许把你献给主了。”

关于倪柝声的出生，他母亲倪林和平后来见证说：

“当我再怀孕的时候，心里实在有一点害怕，诚恐老人所说成为事实。奇妙就在这里，当我无路可走，有冤无处伸时，也曾想到神是无所不能的，我要起来求告祂。在糊里糊涂中也会记得哈拿的故事，于是就把我的心愿倾吐于听人祷告的神面前。心里也相信祂一定答应了我的祷告，接受了我的奉献。到了产期，果然生了一个男孩子，我的丈夫头一个看见是男孩子，他立刻跑到我的耳边说：‘真的，是男孩子，感谢神。’我听了心里欣喜，谢谢神听了我的祷告，为我除去羞耻。心中觉到说不出的快乐。”

倪柝声，原名倪述祖，英文初名 Henry

Nee，他的中英文水准都很高。他蒙主呼召后，就认为自己是更夫，被兴起向黑夜里的人发出打更的声音。后来，他也清楚他的职事被兴起来，是为着主的再来，所以他改了名字。他把中文名字改成“柝声”（更夫打更的声音），也把英文名字改成 Watchman（傲夫）。他认为自己就是打更的人，黎明快来时，有人要告诉大家黎明快来；他是柝声、是傲夫，是那个黎明的号声。事实证明，他是等候主来的人，自从他的职事出现，就是一个很大的兆头；许多人接受他的带领，读他的书，知道他这个人被主得着，为主说话，这份职事的本身就告诉我们主来近了。

学习顺服的功课 (17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3

年，在福州的地方教会有七位同工，倪柝声与比他大五岁的王载是领头的。每周五他们有同工聚会，但许多时候，其余五人都是听他们二人争执。那时他们都很年轻，两个人的观点经常不合，各有各的看法，彼此指责对方是错的。血气未受对付，又常发脾气。二人争执时，倪柝声认错多，但他认为，有时王载也有错。倪柝声对自己的错容易赦免，对别人的错却不容易赦免。

每次周五起争执后，倪柝声就去见和受恩；有时是周五下午相争，晚上他哭一场，第二天就去；每当他有问题，或需要属灵上的指导和加强时，总是去找和受恩。和受恩把他当作年轻的学习者，对他的管教常是严的。当时有一班青年人得救，约有六十位左右，都一同接受和受恩教士的帮助。

到了那里，倪柝声诉苦着说：“我告诉王载那件事应当那样作，但他不听，你要向他说话。”和教士说：“他比你大五岁，你应当听他的话而顺从他。”倪柝声说：

“是不是有道理或没有道理都要听他呢？”她说：“是的，圣经说年幼的应当顺服年长的。”倪柝声说：“这样我是做不到的，基督徒也该按道理行事。”和教士说：“你不要管有理或无理，圣经是说，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。”倪柝声心里生气，埋怨圣经为什么这样说，他要发脾气又发不出来，觉得晚上回家时还要哭一场，他是恨自己为何不早点出生。

有一次，倪柝声带了一些人得救，大概五十多人，准备借用和受恩教士的浸池。和教士问：“是谁施浸？”他说：“圣经里说，谁传福音，谁就可以给人施浸。”和教士说：“还是请王载更好，因为他年龄比你大。”当时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另一位更年长的弟兄叫吴澹吾，比王载还年长。倪柝声以为只要提起这位吴弟兄，就可以打败王载，于是向和教士建议说：“吴弟兄比王载年长，所以该由他来施浸。”但是，和教士仍说该由王载施浸；她一点都不让步，好叫倪柝声学十字架的功课，学习不讲理由，只要服从。(2)像这样，和教士总是把他压下去，说王载比他年长。倪柝声就问：“你既然早就定意要王载施浸，何必提起年龄一事？”虽如此，但他在这件事上并没有被绊倒。

另有一次，他们又发生争执，显然是倪柝声有理，他以为去告诉和受恩，必定会看出王载是错的。但和受恩说：“王载错不错是另一件事，今天你在我面前这样控诉弟兄，像不像个背十字架的人呢？像不像羔羊呢？”被她这么一问，倪柝声实觉惭

愧；他永远不会忘记，那天他的言语和态度，的确不像一个背十字架的人，也不像羔羊。

在这样的光景中，倪柝声学习顺服年长的同工，认识什么叫作背十字架。他没有机会出主张，只能哭泣并痛苦着忍受。若不是这样，他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难受对付的人。神要将他的七棱八角磨掉，这是不容易的事。但感谢神，靠着祂的恩典将他带过去了。事过境迁，他一生不忘记从中所得的益处。

和受恩在主里很深，她是一位活在主前的姊妹，天天四点就已起床，拾取吗哪；又读经，又祷告，又交通。入睡不敢多盖被子，怕因温暖贪睡，不能早起。她对青年人也极其严格，经常在许多事上责备和指正。到末了，那些青年人几乎都不敢去见她了，只剩下倪柝声一人。倪柝声非但不怕被责骂，反倒宝贝那些管教；什么时候他觉得自己灵性软弱，爬不起来了，就把自己送到和受恩面前挨一顿责备，灵里反倒起来了。所以，他很敬重和受恩，也得着她述说不尽的帮助。

“小群”名称的由来 (18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三〇年四月，为了应付少年信徒灵性的需要，倪柝声负担印行刊物《讲经记录》（月刊）。这是一种较浅的刊物。有时讲一点福音，有时讲一点主的工作和主的身位，有时讲一点造就少年信徒的道理等，多半是他在上海每主日，或其它时候所讲的生命信息；出版的数量比《复兴报》和《基督徒报》多。倪柝声盼望神的儿女能从中得着益处，并能与同时发行的《复兴报》性质的真理接得起来。但同时心中一直盼望，也多次向同工提起，最好神兴起别人来作这居间一步的工作。

同年，发行“小群”诗歌，到年底就已达一百三十首。关于“小群”二字，是一本暂编诗歌的名称。弟兄们盼望预备到三百首才正式出版，所以在暂编本序里，有“至于开始预备这诗歌的原因，以及它的命名、解释...等特点，都待正式出版时，再行详细说明”的话。然而，有人因着弟兄姊妹使用“小群”诗歌，就误会地称其为“小群派”或“小群教会”。

对此，倪柝声几次声明并作解释：奉主名聚会，并无小群之名称。这个名称，是别人硬加的，也是绝对不能承认的。因为“小群”是指从古至今，以及将来的一切圣徒说的；“小群”是指真教会，包括全世界，古今中外一切在主里面的人。主耶稣说：“你们这小群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”（路十二 32）。虽然如此，人还是称呼为“小群”。结果，倪柝声判定将诗集的名称改为《诗歌》，也就是现今手里使用的这本诗歌的名称。

小群并不是一个合乎人意的组织，也不是个派别之中的特殊名称，乃是主耶稣自己，指着在世界上一切信靠祂，有生命的人而言的。因为由世界上人的数目来查看，信主耶稣为基督的人，真是一个小群。再则“小群”二字，并非是为人为创造的，又非弟兄们自己所取的，乃是主耶稣自己称呼信靠祂的人的。照着圣经来看，凡是一个接受主耶稣为救主、被圣灵重生的基督徒，无论他在何处，作何种事业，他在神的眼光中看来，都是在这小群之内的。换言之，凡没有在这小群之内的人，都是没有生命的人，因为一个得救的人，无论如何，是不能出乎这一群之外的。

地方教会既是脱离宗派的，就不会在基督之外另有什么名称，因为有了基督的名就够了。好比一个女子出了嫁，她就被人称她为某某人的太太了。她能不能在她丈夫的名之外，另加上一个别的男子的名字呢？若是这样的话，那要说她是怎样的一个女子呢？就好像一个女子有了二重的丈夫，这是主所恨恶的。然而，按人的意思，就非要给你另加一个名称，非要和他们一样，为要把神的儿女分开，归于基督之外各个名称的公会里。甚至，从前因为倪柝声办《基督徒报》，曾有人称其为“基督徒会”过。其实，这都是外人不察、误会所致。

工作上新的起头 (19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至 1923

年末，福州各地都有复兴布道会。多人以为只有这样的布道会，引人归主，才算是为神工作。但神给倪柝声看见，神的目的是要蒙恩得救的人，站在地方合一的立场上，代表神的教会，维持神的见证。当他花时间查读使徒行传时，就看见神要在各城市建立地方教会，这是神的目的。那时，这个光临到他身上是相当清楚的。

但光一来就出了问题，因为有的同工未见这个光，大家对工作的重点不同，就有摩擦的事。有的同工觉得应该热心于复兴布道的工作，并且这个工作易见果效；但倪柝声的负担是要建立地方教会，对于复兴布道比较冷淡。比他年长的同工王载常出外开布道会，倪柝声心中有时也受试探想开他自己的复兴布道会。然而，他没有那样作；当他出去时，就照着他的异象去作。但他一回来，就见王载把他所作的改过去，照着自己的意思作；当王载又出去时，倪柝声就改过来，照着他的异象来作。因此二人时常翻来覆去。在工作上所领受的光既然不同，工作的路也就不同；一条是专门复兴布道的路，一条是建立地方教会的路。主所给倪柝声看见的非常清楚，就是不久祂一定会在中国多处兴起地方教会来。他的眼睛一闭起来，就看见地方教会的产生。果然如此，后来至1949年止，在中国的城市中，约有四、五百处地方教会兴起来。

此外，这个时候在十二排的聚会起了纷争。该聚会自公会分出后，始终没有站立在正当教会的地位上。最起初的见证乃是救恩真理，以后进步到浸礼真理，再后到擘饼，但对教会职事始终不清楚。带领聚会者有丁素心小姐、王约翰弟兄等。魏光禧弟兄亦曾参加其聚会。丁素心小姐反对蒙头，后亦追求圣灵浇灌。魏光禧弟兄等不赞成其反蒙头立场，于是就因蒙头之事产生争执。以下从倪柝声致王约翰之信大意，可以看出这时倪柝声与王约翰等人的道路之别。

倪柝声说：“昨天白天夜里我专一地祈祷并察验内心。我觉得你的态度与存心一直有叫人打问号之处（指王在上海一切的工作）。从几次和你的谈话中，觉得彼此之间分歧的事仍然存在。从今天晚上开始，你我之间一切的争论到此为止。你可行你的道路，我保证此后不再搅扰你。对于福州聚会（十二排）的事，我不能去帮助，也不会去破坏。我承认你在话语上很有理由（You have won your words）。但是昨晚你对某姊妹论及勉强脱蒙头帽的事上，我恐怕你对于运用权柄的事上，未免太过。潘汤说，过度使用律法就是不法（Over~law~is~lawlessness）。你运用权柄，乃为着个人的目的（private~end）。”正因为与同工们所领受的光不同，加上聚会中有了纷争，以后主也藉着环境，来一步步带领，使倪柝声在工作上有了新的起头，就是照着他所看见的，在各处建立地方教会，维持神的见证。

布道家余慈度 (20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在二十世纪的开头，主在中国兴起许多见证人，余慈度就是其中之一。她是浙江宁波人，虽是个缠足的传统女子，却接受了近代的新式教育。她的家人准备送她到英国读医科，她未出国前就已得救。在往英国途中，当船到了法国马赛，即将靠岸时，她判定要下船返回中国。船长和船员都非常惊奇，问她什么原因，她回答说：“我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，要把神的福音传给中国同胞。”他们认为她大概患了精神病，起先并不理会，至终被她闹得没有办法，只好让她回到中国。

她回到上海以后，家里的人认为她疯了，没有人能领会究竟发生什么事。尤其她的父母非常生气，对她说：“好，耶稣叫你传福音，那么叫耶稣管你的饭吧！我们要到英国去，你在这里传耶稣吧！我们不能管你的饭！”她就被撇在上海。然而，她什么都不顾，只是到处传福音，靠神而活。她的家人不顾她的需要，但藉着一位西教士的帮助，她在百老汇路，就是上海外滩再往前，经过白渡桥一带，租了一所破房子，当时那里非常荒凉。她住在里面，称其为福音堂，便在那里传福音。她传福音很有能力，很有主的同在，各地的公会都相当注意，请她到各地去传福音、布道。她对信徒所讲的中心信息，是“得救以后还要重生”。这意思是，若有人已经入教、领洗，却没有重生，他就不能被提。这样的话语虽不太准确，但在当时的确相当有能力。

余慈度姊妹年轻时，即为主大用，她虽是没有受薪水的传道人，却到处传福音。她越传越有力量，听的人也越来越多，就逐渐成了一个有名的女布道家。有人说，在中国的教会中，没有余慈度，就没有倪柝声；倪柝声说：“我是因一个姊妹得救的。”这个姊妹就是余慈度。

开始第一次擘饼聚会 (21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当倪柝声放弃天然的爱情并将自己献给神之后，他就改换了服装。从前他是很讲究服装的，喜欢穿有红点的绸缎长袍，那一天他就脱下讲究的衣履，而穿上老旧俭朴的衣履。他又跑到厨房里，煮浆糊，拿了一大束的福音标语到街上张贴墙上，并分发福音单张；这在那时的福建福州，尚是首创之举。但感谢主，到了第二个礼拜，就开始有人因此得救了。

在 1922

年的上半年，倪柝声对以往的疑惑总是特别作难。他从圣经中蒙了神话语的光照，看见牧师的制度是不合圣经的，这不只是天主教神甫制的脱胎变相，也无异于以色列国祭司的制度。然而，另有一件事，使他非常作难。圣经上说，信徒该擘饼聚会，常常纪念主。为什么今天的教会里一年只有四次的擘饼呢？并且来擘饼聚会的人，平时一天到晚看电影的有，一天到晚打麻将牌的有，甚至说耶稣是不是一个好人的有，明明不是神的儿女的也有。他看见他们这样的人，都去领所谓的圣餐，他就定规，他不能去。从他得救后至这个时候，他都没有去领所谓的圣餐。

在暑假好几天的时间里，他从圣经查考擘饼这件事，是不是必须牧师主领的呢？是不是受了按立礼的人，才能擘饼，没有受按立礼的人，就不能呢？他花顶多工夫去找，却一点找不出；牧师主领擘饼这件事，是圣经里所没有的。这时他顶难顶难。圣经是说该常常擘饼纪念主，但是，他要去，又没有地方可去。

在一个礼拜四的下午，等查经班完了，倪柝声就去找王载商讨擘饼的事，对他说：“圣经说，要常常擘饼纪念主，但是，自从我得救以来，一次都没有作过。在公会里，有的明明不是神的儿女，这样的人，我不能和他们一同擘饼。但是，有一难题，他们说，非牧师不能擘饼。你也不是牧师，我也不是牧师，我们就是把真信主的人聚在一起，牧师也不肯来擘饼，我们自己擘饼，他们又说我们没有资格，这不是有点难呢？”王载听完，就拉着他的手说：“神所引导的，正是一样的。我昨夜整夜未睡，直祈祷查考信徒该不该擘饼？擘饼是不是必须牧师主领的？我祷告、查考的结果，圣经没有一个地方说受了按立的牧师才能擘饼。”倪柝声听了，真是感谢主，因为祂所引导的是一样的。他们既看清楚了圣经里聚会的原则，就说，拣日不如当日，就是这一个主日起首擘饼吧！

两天后，他们就决定顺从圣经、放弃传统，安排在福州仓山毓英女校王载的临时住所，开始了第一次擘饼聚会。当时参加的只有三个人：王载夫妇和倪柝声。倪柝声后来说：“我告诉你们，我死也不能忘，就是到永世也不能忘，没有一次靠近天像那天夜里的！那天，天真是离地近！我们三人都不禁流泪了！那天才知道擘饼纪念主有什么意义。我小的时候，因受了滴水礼，曾吃过圣餐。我曾说，面包有些酸，葡萄汁还有些甜呢！我只记得一酸一甜，别的我都不懂。这一次，我才知道它在神的面前，是神所最宝贵的。我们第一次才学习什么叫敬拜，什么叫纪念主。我们没有别的话可说，我们只有赞美，只有感恩！”

这年的下学期，在学校中开始福音工作，有多人得救。不久，又有人相继加入他们的聚会，包括离宗派和得救的，其中有的人在后来成为福州教会的同工。也就在王载的临时住所，他们跟随《使徒行传》上记载的初期教会的榜样，在那里聚会，并兴建起第一处脱离宗派公会的地方教会。

心中的疑惑 (22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得救的头一年，倪柝声并不明白教会的真理。不过领他得救的那位姊妹曾对他说，今天在教会里有一件可惜的事情，就是有名无实的教友太多。

在十七岁前，倪柝声对于信主的事毫无兴趣。那时他父母所在的公会已经堕落不堪，所谓的基督徒多是有名无实的。他在美以美会所认识的牧师，对他来说都是“资格最卑鄙”。除了牧师来要捐钱之外，平时看不见牧师的面。他家人还没得着复兴的时候，在他家里往往有几桌的麻将牌。有时，碰到牧师来募捐，他母亲和牌友正在打牌，就顺手把牌桌子上的钱拿些给牧师。虽然牧师明知是牌桌上的钱，但他仍是收下。因此，倪柝声觉得牧师的资格太卑鄙了，只要有钱就行。

那时，牧师多是欧美人，中国人只能作传道人（preacher）。因此，倪柝声曾觉得“传道乃是最轻贱的事，最下流的”，他们必须要看“牧师的情面”，每月不过拿八九块大洋的工资，而西教士的薪水每月可高达二三百元。鉴于教会中的种种情况，他对听道根本没有兴趣。

1921

年

3

月里，主给倪柝声看见受浸的真理，叫他看见教会所施的滴水礼并不合乎圣经。因为在几个礼拜内，他读圣经，看见主耶稣受浸的时候，圣经说祂来到约但河，从水里上来。他就想起公会里替人施洗的时候，用一小碗或者小盆盛水，那是怎么上来的呢？甚至在他小时候还未信主就接受滴水礼了。他说：“那一次的受洗，是我母亲替我作的，我自己并没有信主。”

他还记得，当时是一位美以美会的监督把冷冷的水滴在他头上，两只大手按着他的头，他巴不得监督快些作完，因不耐烦，还哭了。倪柝声以为，这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即便受洗完，发一张执照，里面填上名字，监督签了名，也算不得什么。如果他后来没有信主，就是有了那张执照，仍是什么都敢作。幸亏他后来得救了，才有了一个大转机。这个时候，他已经知道小时候的受洗是错误的，并且若是受洗，按着圣经是应当受浸的。

放弃天然的爱情 (23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2 年的 1

月，在亭子里已经有神子民的一个小聚会。有一天，是倪柝声要在那儿主持讲道，但他讲了，却不清楚所讲的是什么。因为他打开自己的圣经，要找一个合式的题目时，恰好读到诗篇第七十三篇二十五节，上面说：“除祢以外，在天上我有谁呢？除祢以外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。”这使倪柝声承认他不能像诗人所说的那样来说这些话；那个时候，他知道有东西妨碍着他和神之间的关系。

其实，这就是里面有一种拦阻，因为他深爱张品蕙已经十多年了。当倪柝声幼年时，与青梅竹马的伴侣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双方家长都差不多认可他们将来的婚姻。等到长大以后，这位小姐到燕京大学读书，非常活跃，成为燕大的校花，只是尚未得救；而倪柝声早在高中就得救了，并且传福音大有能力，拯救了許多人。

但是，他一直为他所爱的人祷告，结果却使他非常失望；他也曾努力向张品蕙传福音，反而常常遭受她讥诮。他们是真挚地相爱着的，张品蕙在倪柝声的心里常常占有很大的地位。所以，许久以来，倪柝声感到特别为难和挣扎：“一个爱主的人，怎能娶藐视主的人为妻呢？”同时，他也在想：“到底是主在我心中有地位呢，还是她在我心中有地位呢？”主在他里面一直有个责备：到底你是爱我多呢，还是爱她多呢？

少年人一落到爱情中，就很难将所爱的人放下的。从前，倪柝声在神面前曾表示肯放下，但在心中却不肯；等到有一天，当他再读诗篇七十三篇时，对神说：“我不能说，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，因在地上我是有所爱的。”当时圣灵指示他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拦阻。”再以后有段时间，他就同神讲理，请神慢一点来对付这件事。他也在不成熟的情形下，打算到边荒的西藏去布道，并向神提出好些事，自以为能使神不向他提要放下所爱之人的事。

但神的手一指到这件事，祂是不肯收回的；祂的手一直指出这个女子是祂的阻碍，这就像一把利剑刺透了祂的心。这期间，无论倪柝声怎样祷告都通不过，在学校亦无心读书，追求圣灵能力又得不着。他很难过，多多祷告，又以为苦求能转变神的心。然而，神就是要倪柝声学习拒绝自己，放下天然的爱情，在世学所未学过的功课，专心来爱祂，成为祂手中有用的人。

至终，在这年2月13日的晚上，当倪柝声寻求被圣灵充满时，主的爱充满他，他大声宣告说：“放下她吧！永非我的人！”当这样宣告后，心中一点霸占的东西都没有了，圣灵如雨一般的充满他，当他起来之后，就把所有来往的信件都理出来焚烧，并且在日记上写道：“基督是我的爱人”。又另外写封信到北平，告诉张品蕙说，他们二人的关系到此为止。他也把自己和自己的前途完全奉献给主，以至于真实地经历了诗篇七十三篇二十五节的实际：除了主以外，在天上地上都没有所爱慕的。

那时，他为此写了一首诗歌，前六节歌词是这样的：

“主爱长阔高深，实在不能推测；不然，像我这样罪人，怎能满被恩泽。我主出了重价，买我回来归祂；我今愿意背十字架，忠心一路跟祂。我今撇下一切，为要得着基督；生也、死也，想都不屑，有何使我回顾？亲友、欲好、利名，于我夫复何用？恩主为我变作苦贫，我今为主亦穷。我爱我的救主，我求祂的称是；为祂之故，安逸变苦，利益变为损失！祢是我的安慰，我的恩主耶稣！除祢之外，在天何归？在地何所爱慕？”

断送了前途 (24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倪柝声得救后，非常爱圣经，别人带小说在课室中阅读，他就带圣经在课室中勤读。在他得救前，却不是这样。每次考试时，每本书都是考到九十几分或一百分，但他对圣经顶没有兴趣，总是考不上去。因此，他最好的考分总是被圣经的考分拖累。直到有一次，他想圣经这本书虽是他所不喜欢读的，但教书的先生们报告时总说，某人每本书都考得顶好，只有一本书考得不好，岂不是不很好么？于是，他就下决心好好预备圣经这本书。那年他们读的是使徒行传，他虽用了几个月的工夫预备，但到了考试时，他想这次一定要考得好，就想到用夹带之法，把圣经要紧点写在手臂上，用长袖子遮盖着。果然有些题目被他考对了，可不过是考到七十余分（以前他只考得四、五十分）。

然而，自他得救后，为了这件事很不平安，不敢去认。因怕一认出来，先生们和校长就会以为他以往考得其它的好成绩，也是作弊的。同时，他又怕校长乘此机会要开除他，因为校规是凡夹带的学生立刻予以开除。并且他因某些个真理与圣公会所持守的不同，已经不蒙校长喜悦。再则，他更怕这样被革除后没有颜面回家见父母。为此缘故，他作难了不少的日子。到后来，他看见若是不去认罪了结，就没有平安。良心可以睡觉，良心却不会死，所以他就写信向校长承认了。事后，校长喊他去，对他说：“我代表学校赦免你的罪。”

当时，他在念高中，却渴望到上海参加余慈度的训练，想在属灵方面深造。他母亲答应了，余慈度也接受他到她的圣经学校里，以为他是为着主的好材料，有前途。但因他有些习惯是余慈度所不称许的，就如吃得好、穿得好、早晨八点才起床等，余慈度就决定不留他。有一次，余慈度差他到上海市区邮局去投寄一些邮件，由于路途遥远，路况恶劣，他花的时间比预料的长，余慈度断定他是跑去游玩，事实并非如此。可余慈度还是叫他退学。

倪柝声回到家后，觉得自己的前途完了，甚至自问是否得救。因为他从前有许多的理想、梦想与打算，若向世界去努力的话，很可能会有大成就。他的同学魏光禧等人，都能见证他在学校中是何等不得了的学生，同时也是了不得的学生。坏的方面，他是一个常犯规的学生；好的方面，神给他天生的聪明，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，论文常是贴榜的。而得救后，倪柝声定规要将他属世的前途断送掉，作他以前所看为轻微下流的传道职务。但他以为自己很好了，有许多方面都改变了，哪知肉体未受对付，还没有学功课，最后竟然被退学回家，这使他有一阵子很灰心。但不久后，他就确知主已救了他，呼召了他，所以他承认自己是不好，也不再灰心。既然在属灵上深造的时候未到，他就决定再回学校。之后，他成为三一书院的学生，主修化学。

李常受的家世背景 (25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李常受，原名李长寿，英文名 Witness Lee，于 1905 年 9 月 3 日（清光绪 31 年农历 8 月 5 日），出生在山东省蓬莱县东乡仙人脚李家村。李家世代务农，父亲李国重，为求生计，远赴东北吉林省的长春（后满洲国即定都于此）开垦，每两年左右回乡省亲一次，不幸在 1923 年病故他乡，那年李常受十八岁。由于外曾祖父是位很虔诚的美南浸信会（Southern~Baptist）信徒，在蓬莱县城里经商，家境富有。照着当地的风俗，李母自幼住在外祖父家里，领过洗礼，也是浸信会的教友，但并没有清楚得救。她还在浸信会的学校里读过书，那个时代（清末）中国还没有公立的教育系统，女子求学是非常鲜有的事；她是极少数女子学生中的佼佼者，后来才嫁到李家作媳妇。

李常受在同胞五男二女中，排行第六，他和年幼的幺弟长恩，最受母亲疼爱。1913 年底，母亲就带着他们，以及二姊守真，投奔蓬莱县城的姨奶奶家中。母亲虽比姨奶奶小一辈，但自小住在外祖父家，一同生活、就学，情如同胞姊妹，姨爷爷是南浸信会的牧师。第二年，母亲再带着他和幺弟到烟台，兄弟两人同时进入南浸信会的小学读书。

当时只有相当水平的家庭，才会将孩子送到新式的教会学校受教育。小学程度不比现在中学生差，尤其教会小学都先修英文课，这使李常受较一般同时代的学生早点接触到外文。但他因家计艰难，小学仅仅读了三年半，就被迫辍学。然而这三年半的学习过程中，已为他的中文奠定相当的基础。辍学后（1918 年），他就到制造发网的工厂作小工，每个月只赚三块大洋，时年他还不到十四岁。那个年代，一般人的生活费，每个月只需一块大洋。所以，三块大洋足以应付三口之家一个月的花费。由于母亲读过书，思想颇为先进，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送儿子到工厂作小工，但仍要求他进入夜校专学英文。如此白天作工，晚上在夜校读英文，半工半读过了几年。

二十岁那年，李常受离职进入美国长老会所设立的益文商专，攻读英文。这全凭他二姊向母亲的提议。二姊生性正直，她的信仰坚定，爱主不落人后，热心传扬福音，颇受弟兄们的敬重。在烟台当地的牧师、传道都认识她，并很欣赏她，他们共同出资支持她到南京金陵女子大学读神学，待她毕业后赚钱再归还。

果真，她毕业后便到各处基督教学校教书，春风化雨于安徽、河南。有一年夏天，她回家来，看见四弟李常受的英文程度不错，且深具自修能力，就对她母亲大力推荐，要四弟去益文商业专科学校专攻英文。母亲认真和二姊商量后，决意把老家仅留原不肯出卖的一户房子，售给了堂哥。结果靠着这笔钱，使李常受和他幺弟读完专科并顺利毕业。母亲的这个决定，在当时是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，也遭来族人的异议。

虽然李常受在南浸信会读小学，作礼拜，上主日学，听他们讲道理，又常为基督教辩护，但是他十足没有得救，连南浸信会的浸礼也没有受过。后来，大概有五年的时间，他不再到礼拜堂，并且很不喜欢基督教里的那一套，看传道人不好，牧师不好，什么都不好，所以也不去作礼拜。他都十七、八岁了，母亲也管不了，只好暗暗难过。

直到1925年，他的二姊因着未婚夫忽然故去，而有了一个转机。二姊得救后就为四弟李常受祷告，并把他交托给一个很好的牧师，这位牧师常常来看望他。这年的阴历年时，李常受忽然有个感觉，觉得不能再这样混下去，就决心好好用功读书，到主日，上午去作礼拜，下午去踢足球。于是，他就到那位牧师所在的中华自立会礼拜堂作礼拜。他在那里作了三周礼拜，他们都欢迎他去领洗。领洗前，有考堂会，由他们的长老发问。李常受忘记他回答了些什么，只记得那个牧师一直替他说话，介绍说他母亲是信主的，姊姊又热心，他也常常来礼拜堂，是没有问题的。第二天早上，他就去礼拜堂，没有祷告，也没有读经，只是一个个地报名字，报到他的名字，他就上前去，站在那里，牧师为他滴三滴水就受洗了。

李渊如来到福州 (26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3

年的年初，在一起的人数就有二十多人，其中有七位同工（包括王连俊、陆忠信、缪绍训等人）。之前，王载弟兄出门传福音，在南京遇见一位姊妹，名叫李渊如。李小姐原是教书人，中国文学造诣非常好。她曾经极力反对基督信仰，却在 1918 年蒙召得救，她是在美国长老会女传教士李曼小姐（蔡苏娟谊母）处接受福音。后来，她又在 1920 年 3 月离开南京女子师范学校的校监教职，成为全时间事奉的女传道人。此后，她与一位美国女传教士同工达七年，期间也担任南京的一个神学院院长贾玉铭所创办的著名属灵刊物《灵光报》的主编。

王载弟兄认识她之后，回来建议弟兄们，最好请李小姐到福州来布道。起初倪弟兄不大赞同，心想何必这么远请她来呢？后来，到底由王师母和他母亲（倪林和平）请她来了，他也不反对。

于是，李小姐就来了。她所搭的船快要到马尾，大家都准备去迎接，只有倪弟兄考虑要不要去。那晚，他作了一个梦，梦到李小姐来了，弟兄们都到码头去接她，他也跟着去了。船靠岸，大家都往船上跑，他却在后头慢慢走，等到他到了码头，李小姐已经从船舱出来了，弟兄们就把她介绍给倪弟兄，二人握手。他醒来后，觉得这个梦不平常，心想如果这个梦是出乎主的，他若不去，这还得了。所以，第二天他也去了。码头上的情景，和他梦里所见的一模一样。因此，当弟兄们介绍李小姐给他时，他很自然地说，他已经见过了。大家都很惊奇。那时，倪柝声就知道，李小姐是主安排给他的同工。

当李渊如抵达福州的时候，其实已经是 1923 年的 1 月。他们就预备开会布道。平时每主日大多是在客堂聚会，现在要开大会，没有地方，没有凳子，又怕没有人来。他们就在王连俊弟兄家一个亭子里聚会，现凑些凳子，到附近的地方请些人来。因主已起首作工，当布道会开始后，就带进当地的属灵复兴，有许多人得救。这期间，李渊如结识了倪柝声，但他们并没有太多的交通。

他们本来顶盼望在阴历正月初作点工，但李渊如因南京有工作，所以她就早早离开福州了。于是，倪柝声去请和受恩教士来帮忙，可她说不知道这个聚会是一个怎样的聚会，她不能来。怎么办？倪柝声同王载商量，这大会到底停不停？当时，王载因伤风，倪柝声就把已经放假回家的陆忠信、缪绍训用快信请来，与他配搭作工。他们定规继续下去。

当时，他们请人的法子，颇有效力。弟兄们每人在胸前背后挂上白布。前面写的是“你要死”，后面写的是“信耶稣得救”，还有其它类似的单句。手里拿着旗子，嘴里唱着诗，这样游行各处。看见的人真希奇。就是这样就把许多人带到聚会的地方来了。天天都是这样游行，天天都有人来听福音。在亭子的外面，在厨房里，在客堂里，都坐满了人。

他们租了些凳子聚会，但是，租的期限是两礼拜。可是日子满了，钱也没有了，聚会停止不停止呢？凳子只好还人。倪柝声就报告说，以后凡是要来聚会的，都要自己带凳子来。紧接着，那一天下午，整山（仓前山）只见人搬凳子。年老的也有，年轻的也有，男学生也有，女学生也有。警察见了，都有点希奇。每天散会时，他们又报告说：“愿意把凳子放在这里的，我们尽力保管，不过如有遗失，我们不负赔还的责。要带回去的，就请带回去。”这样每天三次聚会，都是各人自己带凳子。

感谢主，祂特别的祝福，一个月间有几百人得救了。这次把救恩的根基，打得顶清楚。本来，在中国有许多信徒对救恩不大清楚，但藉着那次的聚会，并藉着弟兄们到处去传扬，就有许多人清楚了。

汪佩真到烟台布道 (27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5 年 4

月，汪佩真应邀到烟台开布道会。她在杭州基督教弘道女子中学读书时，听见福音而相信耶稣，并瞒着父母受浸且加入浸信会。后于1918年因余慈度主领的奋兴会而受感，立志全身心奉献，守独身传福音。此后，她不顾父母的反对，坚持退婚并离家出走，到南京就读金陵女子神学院。而她在1921年，从神学院毕业后，就开始到中国各省讲道。她的传讲很有能力，广受欢迎，许多公会都邀请她主领聚会，号称“中国的女司布真”。

当她到烟台后，就在礼拜堂讲《出埃及记》脱离法老辖制的信息。她举以色列人出埃及为例，说到撒但像法老一样，怎样霸占人。她没有讲罪，只专特地讲世界的霸占。她在那里传福音，实在有权能。据当时报载：“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官家小姐出来传教，许多人是怀着好奇心而去，却受感蒙恩而归。”那时候虽然有西国姊妹来中国传道，但是中国女子比较保守，都不敢像汪佩真那样在大庭广众下宣扬神的福音。后来她与家人谈起，自己竟不知道何来如此胆量和口才。

汪佩真到烟台时只有二十五岁，李常受也不过虚岁二十一岁。他听说有位女布道家来，兴致盎然，在汪佩真讲道的第一天就向公司请了假，赶到浸信会的大礼拜堂，也就是他母亲所属的礼拜堂。那天楼上、楼下坐得满满的，或许有一千人。汪佩真在上面又讲又唱，她的话深深抓住了李常受。他就醒悟过来，觉得自己的人生不该毫无目的，凭白让世界给霸占。在极为震撼，备受感动之余，他当下决意：“我信，我一定要信！”

这时李常受才真正得救并转向主。从前他对自己前途雄心万丈，然而这日，一切都改变了。散了会，在返家途中，他向神祷告说：“我不要世界了，我只要信耶稣。我愿意作一个穷传道，拿着圣经，到附近各乡各村传福音，就算喝山水、吃地里的树根和地瓜，都是心甘情愿的。”这是他信主得救后的第一个祷告，也是他誓言毕生奉献的祷告。他清楚地知道，他得救的时候，也正是他蒙神呼召，并奉献一生事奉主的起始。但那时，他还没有真正好好读过圣经。

汪佩真在上海开始擘饼聚会 (28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二六年底，汪佩真和一些姊妹从杭州迁往上海。之后在辛家花园，就是其父母的家里，开始擘饼。这是因为她在南京念神学时，接触到李渊如，也遇见倪柝声，藉着交通所得的亮光，使她后来转到主恢复这条路上来。她这样作，就把她那受公会里许多基督徒所看重、广受欢迎的布道工作放弃了。对公会的基督徒而言，放弃这样有前途的福音工作是愚昧的。然而，对她而言，这乃是顺从属天的异象，为这异象，她不惜付上任何的代价。

在上海的教会建立以后，她成为姊妹们中间的一大帮助，主要负担是照顾福音朋友。同时她仍然作许多福音工作，在学校里传福音，并访问其它城市。她不仅长于主领福音聚会，也长于带领个人得救。她住在上海的时候，探访初接触福音的人；与她谈过话的人，少有至终不得救的。

汪佩真是个严谨且坦率的人。她因着爱主，自律甚严，因此有绝佳的性格。她对主的奉献非常绝对，一直是火热的。她的意志总是降服于主的旨意，她的心思在领会属灵的事上一直且时时是清明的，她的灵是纯洁刚强的，接触人时总是先叫人碰着她的灵。因此，她在属灵的事上达到高峰，在属灵的生命上有很大的度量。这一切特质，使她在帮助别人时有敏锐的鉴别力。

汪佩真姊妹有句名言：“我要做一个在撒但面前被它知名的人，好像保罗那样（参使徒行传十九15）。要让撒但知道，我汪佩真是只要主的！为了主，在事奉的道路上，天塌下来我也不怕。”

这个宣告，乃是一个事奉主之人，值得敬佩和学习的。其实，这里的“在撒但面前被它知名”，并非如某些人歪读胡乱地理解那样，认为要抬高自己想出名之意。任何有属灵见识的人，都不会如此解读。反而，从信徒的经历可知，当一个人信主后，就被撒但知名，但可能名声还不够响。只是这个人愈是事奉主，愈是要得着主，就更加被撒但所知名。主耶稣就是这样一个被知名的人，约伯也是这样被知名的人，并且许多爱主的圣徒在事奉神的道路上遭受了诸多拦阻和逼迫，我们不能不说他们被撒但知名。这种的被知名反倒是一种荣耀，只怕撒但把你忘记了，那说明这个信徒，或就是没什么属灵追求的，或就是与神的计划无关无份的，或就是对信仰满不在乎并糊里糊涂的，那么撒但也就不会将他（她）放在心上。

但汪佩真姊妹希望做这样一个在撒但面前被它知名的人，事实也正如此；她将万事看作亏损，因她以认识主基督耶稣为至宝，为要赢得基督。直至为主坐监殉道，并跑完当跑的赛程。有一次她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同学会，在她的同学中，有多位已经成为达官的夫人，或富豪的太太。她们看见汪佩真来了，大家都对她说：“佩真，你真好啊！你是最有福气的。”汪佩真就对她们说：“我有什么好呢？我没有丈夫、儿女，也没有洋房、汽车，我在地上什么都没有，我有什么好呢？”她们却说：“你凡事看得开，你无挂无忧，你有平安喜乐，这是我们所没有的！”此时汪姊妹就很正经地对她们说：“是的，我正像你们家中的佣人，每天将垃圾向外面的垃圾箱倒，你们却像垃圾箱旁的穷人，争着抢那些玻璃瓶、铁罐子，和一些破旧无用的废物。我因为得着基督，就把世上的荣华富贵都倒掉了，你们却一直争夺这些虚空的名誉、地位和物质的享受！”这是一个人看万物有损以主为至宝的美好见证。

神托付四方面的工作 (29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二九年十二月，因着倪柝声在先前发行的《基督徒报》上，强有力地暴露出公会偏离了圣经纯正的真理。那些人无法作什么，只有出版许多文字批评他的职事。紧接着，在这个时候，反对也跟上来了。他们都起来反对倪柝声；有隐密的反对，也有公开的反对。有些传道人在讲台上，甚至公开警告他们的会众不能接触他。于是，倪柝声在《复兴报》第十二期，表明了他对反对的态度，他写道：“亲爱的弟兄们，主的再来真是快了。我们应当忠心。往下我们也许要受更多的误会，更烈的反对，但这是命定的，我们应当忠心。弟兄们，请你们继续记念我，为我代祷，使我在诸般的危难中能以忠心站住，为神作美好的见证。不过，再过几里，朋友！腿要不酸，身不累，不再有罪，不再有忧，主要擦干你眼泪；听祂正用柔声说道：勿恐，勿馁，仍力前，因为也许明朝未到，旅程就已到终点。”

对于在上海的工作情形，倪柝声自己见证说：“我们几个同工的，在上海数年，目的要人跟从主的自己，跟从圣经的教训，跟从圣灵的引导，所以并不盼望有什么人来归于我们，也是不应当盼望有什么人来归于我们。这并非所谓的闭关自守，也不是什么惟我独是，不过愿意忠心到底而已。我因带病写《属灵人》这部书，书出版后我更是大病，差不多日子都是过床上的生活；地上的帐棚，常有倾倒的可能，所以在上海的头几年，并没有什么正式的工作。一九三〇年以后，才算有一点起头作工。”

自从倪柝声重病卧床被神医治后，他更清楚知道神所要他作的工是什么。大约可分为下列四方面：

第一，文字工作。在生病之前，他不只到各地领特别聚会，还有一个大雄心，要写一本最详细、最好的圣经注解。他打算花费很多精力、时间和金钱，来写一部厚厚的、有一百卷之多的注解。在南京病时，并写《属灵人》之后，他就知道解经的工作不是他的份。虽如此，但以后仍是常有这方面的试探。病愈后，神给他看见，他信息的中心，不是解经，不是传普通的福音，不是注重预言或外面的东西，乃是着重生命的活道。所以他觉得要继续出《复兴报》，在属灵的生命和属灵的争战上，帮助神的儿女。

他说：“每一个时代，都有那个时代所特别需要的真理。我们活在这末了时代的人，也必定有我们这些人所特别需要的真理。《复兴报》正是这个凭借，好为今时代的真理担负见证。我深深地相信，现今是预备的时候了，神的儿女要被收割，必须先‘熟

’（可四29）才行。提接的时候已到，但是教会预备了没有，乃是最重要的问题。神在今日的目的，就是要赶快建造祂儿子的身体，也就是教会。...我谦卑

地盼望，能在神的手里，在这荣耀的工作上有一点份。我所写出来的一切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读者完全在新造里归于神，在神手里作个有用的人。我现在专一的将我的文字、我的读者、和我自己，交托给那永远保守人的神，愿意祂的灵引导我们进入祂一切的真理！”

第二，召开得胜聚会。神使倪柝声看见，在各地教会必须兴起一班得胜者（如启示录二、三章中所说的），作主的见证人。所以每年要召开一次得胜聚会，将神给他的信息，忠心地传扬出去。

第三，建立地方教会。他说：“主呼召我来事奉祂，不是重在各地开复兴布道会，使人多听圣经的道理；不是本身要作一个布道家。主乃是给我看见，祂要在各地建立地方教会，来彰显祂自己，并站在地方的立场上作合一的见证，使圣徒们在教会中各尽功用，过教会生活。神所要的不仅是个人追求得胜，追求属灵等等，乃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荣耀的教会献给祂自己。”

第四，训练青年人。若是主延迟回来，就需要兴起一班青年人，继续第二代的见证与工作。那时很多同工已经为这事祷告，盼望能预备合式的地方，为训练青年人用。倪柝声说：“我的意思不是要开神学院，或圣经学校，乃是要青年人，住在一起过身体生活，操练属灵生命。他们在这里受训练，得造就，学读经，学祷告，并建立良好的性格。在消极方面，训练是要他们学习如何对付罪、世界、肉体、天然生命等。到了适当的时候，这些青年人要回到各地教会，与众圣徒一同配搭，在教会里事奉主。”

最后他又说：“今后我个人的负担与工作，大概是在这四方面。愿主能得一切的荣耀。我们自己没有什么，虽然作了一切主所吩咐我们的事，还只当承认自己是“无用的仆人！”

神赐给他一个特别讨饭的 (30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李常受信主前，他在一家大公司作事。有一次那地方失火了，大家搬运东西，一切都陷在混乱中。他看见在经理桌上有一个精小的瓷墨水瓶，和一把西洋毛刷，十分喜爱，就顺手拿起它来，偷偷放在口袋里。得救之后，圣灵就叫他去对付这件不义的事。因为当他祷告时，说“主耶稣，我爱祢”，但主好像对他说：“那个墨水瓶怎么样了？”他闭上眼睛一祷告的时候，就是墨水瓶！当他想要读经时，也是墨水瓶！当他晚上要睡觉时，还是墨水瓶！他告诉自己必须解决墨水瓶的事。这时，那个小墨水瓶还在，但是那个小毛刷子却已没有了，只好用钱顶赔。于是，他就带着那个小墨水瓶，加上一块钱，去见那位经理。

在途中，他停下买了一幅有美丽插图的日历（那正是新年的时候，那种月份牌是大众所喜爱而不易得到的），然后他再往经理家走去。经理一直认为李常受是个优秀的年轻人，见到他就说：“哎！我们好久不见了。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里来的？”李常受的脸顿时变红了，主曾经告诉他不该用修饰的话，而要直接认罪。于是，他就面红耳赤地回答说：“我来这里是因为我偷了你的东西。”他承认从前如何偷了那两件东西，现在如何来偿还。

经理听了说：“不用，不用，那个小毛刷子只是小意思，我不要你的钱！”他坚决不受，但李常受再三请求，并且说：“若是你拒绝，我就不会有平安。”那位经理只好说：“我收下这个小墨水瓶，但这一块钱，我决不接受。”这时，他见李常受手里拿着一个阴阳合历的月份牌，就说：“好啦，就用这个月份牌顶那个小毛刷吧！”李常受虽然舍不得那个月份牌，但因着对他有亏欠，也只好给他了。而他从那里出来后，一面觉得舍不得那个可爱的月份牌，一面觉得那一块钱不容易处理，就在心里说：“最好神赐给我一个特别讨饭的，我好把这块钱送给他。”

回到家中，天色已黑，因有战事戒严，门就紧紧闭上。真是希奇，门刚闭上不久，就有人来叩门。原是一个过路的人，整天没能得到饭吃，前来求助。李常受就觉得这是神给他一个特别讨饭的。于是，他把那过路人带进门内，给他吃饱，并送他一些馒头。因那过路人不知如何去找住宿的地方，李常受就送他前去。在路上，他把那一块钱给了他，又告诉他说，那是主耶稣作的。到了一个十字街口，过路人辞谢后，顺着李常受指给他住宿的地方而去。正在这时，忽有一位弟兄从对面喊着说：“李弟兄，你要到哪里去？”那弟兄走到跟前，李常受就告诉他如何如何。那弟兄就把一个纸包递给他：“这个给你。”李常受回到家中，打开纸包一看，乃是一个阴阳合历的月份牌！到这时，他就豁然领会了神的带领。神赐给他一个特别讨饭的，使他得以处理了那块钱，又使他巧遇一位弟兄，补给他一个他所喜爱的月份牌。这些虽是小事，但神在其中的安排和带领实在奇妙。这证明祂喜欢祂的儿女偿还亏欠，对付不义的事。

福州作工的起头 (31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布道聚会差不多进行了一个月，人数愈发增多，就有一班少年人说，从今以后，该有一个聚会的地方。那时，弟兄们因缺乏钱，租房子有点做不到，倪柝声就回到学校去，和几位得救的弟兄商量，就是和陆忠信、缪绍训、王畏三等弟兄商量。弟兄们定规该继续对学生的工作。于是，倪柝声第一次去租何姓人家的房子。这家里的人都得了救。他们说，只认定租给倪柝声，每月房租是九元。接着，倪柝声回去后，和几位弟兄一同祷告，求神给他们钱，因为一住进去，就要出三个月的房租。

每礼拜六，倪柝声都要到马江（据说是闽江马尾段）去听和受恩教士的个人讲道。后来他那次去，和教士对他说：“在这里有二十七元，是一位朋友叫我送给你们为作工之用。”这个数目刚好，因房租每月九元，三个月要二十七元，不多也不少。倪柝声一回去，就很大方的先交三个月。后来又是祷告主，主又有了供给。这是在福州作工的起头。（注：倪柝声所租的房子，今位于公园西路4号，为两层砖木结构、具有殖民地柱廊式风格的公寓式住宅，共有十二开间，故俗名为“十二间排”，又称“陶园十二排”）。

倪柝声认为，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有一次复兴胜过那次复兴的！那次是天天都有人得救；好像无论什么人，碰一碰就得救了。每天早起五点钟，他一到学校，就看见无论在哪里，都有人拿着一本圣经在那里看，总有一百多人在那里读经。本来看小说是很时髦的，现在看圣经是顶体面的，而想要看小说的只好偷着看。他们的学校一共有八个班，每班有正副班长各一人。顶希奇的，差不多每一班的班长都得救了，所有出名的运动员也得救了。他们的校长说：“你们所作的我都佩服，只是你们对圣公会的态度，是我所悲伤的。”这是因校长是圣公会的教友，而倪柝声及弟兄们却不肯属于宗派之下。

那时，福州不过有十几万人，而弟兄们中间天天背着旗子游行的有六十儿人；他们天天背旗游行，天天有几十人出去分发单张，整个福州城都震动了。又有好多弟兄才得救，就给他们受浸。这时候，他们按着圣经起首聚会，在福州的聚会就是这样起头的。后来信主的人越过越多，乡下也起首有工作了。

福州革除事件的起因 (32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4

年春天，福州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。当时王载弟兄因为有布道的恩赐，常常出门布道，很受人欢迎。他在上海，遇见宣道会守真堂的创办人吴伯瑞（John~Woodberry）先生。吴伯瑞建议他既然有这个恩赐，若要公会请他，就必须被按立作传道人。于是，王载接受了这个提议，就定规一个日期，预备请吴伯瑞从上海到福州，在会所里给他接手，封立他作传道人。

倪柝声知道这件事后，就不同意。当时，吴伯瑞欲来福州，不仅要按立王载为传道，而且要按立倪柝声为教师，也按立王约翰为教师。倪柝声说：“我需要一两个礼拜读经，才能答复这问题。”结果他查考圣经后，发觉牧师与教师都是恩赐，是不能按立的。长老可以立，但牧师和教师是不能立的。牧师和教师好像木匠、土匠，不是你能立的。一个人是木匠、土匠，他就是，你无法立他。又好像教员一样，你没办法立教员。教务长可以立，院长也有法子立，长老与执事也可以立，因为这些都是职分；但是牧师和教师，你没法子立。

到三一书院第八年末季，王载在未考试前几周通知大家说，下礼拜吴先生会来。倪柝声听了，就知道事情急了。当时他查经，本来查主的再来，后来就换查约柜。之后，他释放了一篇信息，讲到约柜的历史。这篇信息说到，约柜在正当的情形中，是在帐幕里；但以色列人失败后，情形意外，约柜就离开帐幕，搬到另外一个地方（撒上七1~2）。当所罗门作了王，他先到帐幕那里去献祭，夜里神在梦中向他显现，照他所求的赐他智慧。等他醒了，他知道约柜不在那里，他的敬拜也不应该在那里，就回到约柜所在的地方，在约柜前献祭敬拜神（王上三4~15）。同时，倪柝声指出，约柜就是基督，帐幕就是教会的外表；基督不在公会里，基督不在这一套外表里，如按立等事。

他在众人面前把真理摆出来让大家看，也写信给同工们，又手印复本，发给每位弟兄姊妹。这封信寄出后，吴伯瑞就没有来，倪柝声很欢喜。但这一讲，王载按立的事就作不成功，使得他非常不悦，其他弟兄们因对真理不清楚，就都同情王载，觉得倪柝声是个有异议的人。

另外，倪柝声反对十二排的聚会挂牌作“福州基督教会”（后来又改为“仓前山基督教会”），并想作图章把聚会称为“福州基督教会”。倪柝声质问王载，对他说：“这件事就我看，不合圣经。你如果这样称呼，你就把许多未得救的人包括了。我们得救的人太少，别人有四、五百人得救，所以不能称自己为‘福州基督教会’。”

他坚决不同意挂牌，因为这名称不能包括福州所有的圣徒。比方说，在旧金山有各省会馆，但他们彼此之间却用手枪相争。如果现在又有几个中国人，在那里挂上中国会馆的招牌，马上就会被人取下。除非他们各个会馆在一切事上都同心。但虽然在这种

情形之下，也可以和几个同志发起一个无名的中国会馆。其中的性质是可以容纳所有的中国人。这种会馆乃是站立在中国会馆的地位上，但没有外面的宣告。

地方教会也该如此。如果一个地方绝对没有其他公会，那么就可以宣布说，我们是某地的地方教会。以后如果有其他公会来，就是他们分门别类，因为先产生者有优先权。所以有公会的地方只可说：在某处奉主名的聚会。在希腊原文里，“教会”与“聚会”相同，就是 ecclesia。这也是“奉主名的聚会”之由来。

然而，因这两件事，就成为倪柝声被革除的起因。十年后，倪柝声在谈话记录里说：“当初产生以上所说的两个问题时，有一个主日我就查读约柜路程的题目。在旧约时，当会幕与约柜分开后，敬拜的中心乃是随着约柜，会幕变成无用。所以今天聚会所在的原则也是如此，不在于外面的会幕，就是形式的基督教；乃看在那里有没有基督的见证，就是约柜所预表的。我们要跟随的是约柜，不是会幕。当会幕与约柜分开后，神的眼目只在约柜，不在会幕。所以凡有智慧的人，都要像所罗门一样，到约柜那里，不再管会幕（王上三 4~5）。”

第一次的特别聚会前后 (33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二八一月，倪柝声租下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（今铜仁路）240 弄文德里 34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，楼上作为卧房，楼下客堂就作为聚会之用。紧接着，上海圣徒的聚会，也搬到文德里。每主日都是倪柝声释放信息。

二月一日，倪柝声就在那里召集了第一次得胜聚会，主题是“神永远的旨意和基督的得胜”，但并没有提到教会的真理等问题。这次聚会，参加人员约五十位，其中一半是来自浙江南部的温州平阳县（内地会、自立会背景），和江苏北部的阜宁、淮安（美南长老会背景）的传道人。第一次的得胜聚会后，神就给他们亮光，叫他们知道该怎样走道路；受浸、离宗派等问题，都是他们自己解决的。浙江省温州平阳县（今温州苍南县）桥墩门的王雨亭等人和江苏省北部苏家嘴的季永同、邱日鉴首先响应，脱离宗派，建立地方教会。到了一九四九年，温属众教会就包括约二百处地方教会，仅平阳县就约有一百处，其它分布在泰顺、温州、瑞安和福建福鼎；苏北众教会包括约有二十处地方教会，主要在阜宁和淮安。

特别聚会结束不久，倪柝声因肺病复发卧床不起，需要有人去服事他，但是那时四位同工姊妹都是单身的，不太方便。于是她们祷告求神兴起弟兄来，最好能带家眷到上海定居，一面可以加强聚会中弟兄的力量，另一面也可以服事倪弟兄。后来，汪佩真姊妹到杭州见张光荣，问他是否愿意搬去上海。于是，张光荣经过几个月的祷告，清楚是神要他离开杭州甘师母处，便于十月份全家搬到上海。（4）

这期间，《属灵人》出版以后，倪柝声就在神面前祷告说：“如今请让祢仆人安然去世！”那时他的病恶化了，夜间不能安睡，晚上醒来，在床上翻来覆去，骨瘦如柴，夜间盗汗，声音嘶哑。人听他说话时，将耳朵放在他口边也听不见。在张光荣未搬到上海之前，只能勉强暂时让几位姊妹轮班照顾他，其中有一位是老练的护士，一见到他就哭起来。那位护士作见证说：“我看过很多病人，但从来没有见过像他这样可怜的光景，恐怕只能活三四天吧！”之后，有人将这事告诉倪柝声，他就说：“就这样了吧，我也知道我快要死了。”又有一位弟兄打电报给各地教会说：“倪弟兄的病情没有好转的希望了，我们不必再为他祷告。”

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 (34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1923

年，有一次，魏光禧请倪柝声到福建北部的建瓯传道。因为倪柝声手里没有钱，他就问魏光禧：“路费要多少？”魏光禧答道：“走水路要几十块钱。”倪柝声就说：“祷告看看，主如果要我去，我就能去。”

奇妙的是，祷告后不久，主就安排他的手里有了十五块，另外还有一点银角。这一笔钱，大概还差两三倍。又过了不久，魏光禧写信来催说，什么都预备好了。倪柝声就打电话，告诉他说定规在周五动身。就在那个周四的早上，他读到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说：“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”他心想：“要我把钱给人，可以。但如果主不给我，不能动身，那就为难了。”

然而，他里面实在有一个感觉，就算钱还没有来，也还要拿出五块钱送给一位弟兄。给谁呢？有一个意思，是要给一位有家庭的弟兄。他不敢说顺服，也不敢说不顺服；他本来不爱钱财，但这日他实在爱钱，要拿出来很难。他又向主祷告说：“主，我在这里，如果祢要我把五块钱送给这一位弟兄，祢就叫我在半路上碰见他。”随后，他就起来走出去。刚走到半路，就有位弟兄迎面而来，他是福州教会的一位同工。倪柝声一看见，心虽然冷下来，但也已经预备好了，就过去对他说：“弟兄，主叫我把这个摆在你手里。”那位弟兄问：“为何要将钱给我？”他说：“不必问，以后你会知道。”说完，他就走了。走了两步，流下泪来，他在心里说：“我已经打电话给魏弟兄，说去。现在钱送出去了，叫我怎么去呢？”但另一面，他心里非常舒服，充满了天上的喜乐。因为主说，你给了人，就必有给你的。

当他回去的时候，就祷告说：“主，祢应当给我了。时候到了，明天要上船了。”但周四这一天没有钱，周五要动身了，还没有钱。有一位弟兄来送他，这时候仍没有钱。当他离开家后，就一路一直祷告，对主说：“主啊，十五块钱已经不够路费，祢还要我送出去五块钱，现在岂不是更不够么？”祷告到上了船，祷告到那位弟兄离开。他一上船，就想这下子糟了，因为他离开福州朝西走，一个人也不认识。

随后，船开了，他躺在船板上，对主说：“主，我给了人，祢不给我，这是祢的事。”他只花了数个银角，就坐轮船到洪山桥，再坐小火轮准备到水口。到了小火轮上的时候，他从上面走到下面，从下面走到上面，走了好几转。他想：“神如果要给我，我也多走两次，叫神容易一点，看看神有没有安排。”但不行，船上没有一个认识的人。虽然如此，他心里总是说：“你如果给了人，我就给你。”

这样，一直到了第二天下午，大概是四、五点钟的时候，船快到水口。到水口之后，就得坐民船，民船是相当贵。他手里所有的钱，根本就不够路费，甚至差得很多。他觉得相当为难，同时他又觉得不该照着自己的心意祷告，那样结果会更好。于是，他就对主说：“我不知道如何祷告，求祢替我祷告。主啊，现在到水口了，要不要买票返回福州去？”但转念一想，只要能到建瓯就好，他又说：“主，我不求祢给我钱，只求祢叫我能到建瓯就行。”当他这样祷告后，心里非常平安。

他站在小火轮的船头上，船还没有到水口，就有很多船夫在兜生意。其中有一只小木船靠上来，船夫问他说：“先生，你是上南平，还是上建瓯？”他说：“上建瓯。”船夫说：“我带你去。”倪柝声问：“多少钱？”船夫说：“七块钱。”他一听，就知道主有预备，随即把他的行李，搬到船夫的船上。按规矩，平常的路费比这个多几倍。倪柝声就问船夫：“为什么你给我这样便宜？”船夫说：“不是我给你便宜，是因为这只船被一个县政府的人包了，他是在前舱，答应我在后舱可以另外搭一个客人。这样，我可以赚一些钱作伙食。”那一天，倪柝声用一块多钱买一点小菜，等他到建瓯时，兜里还剩下一块五角。

在建瓯作工快结束时，他准备回福州，问题又发生了，因为他没有足够的路费回去。他决定下周一动身，所以他一直祷告。这次他心中有把握，就想起未离福州时，神要他送五块钱给一位弟兄，当时他虽舍不得送出去，但还是顺服主。同时他抓住“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”这句话，对主说：“祢既然如此说，我求祢照着祢的应许，为我预备路费。”

就在主日的晚上，有一位英国的鹿腓利先生（Mr. Philips），请魏光禧和他去吃饭。晚餐时，鹿腓利说：“倪先生，因着你的信息，我和我的差会得到很大的帮助，这一次你回去的路费，好不好由我来负责？”他一听这话，心里觉得很快乐，但他却对鹿腓利说：“已经有人负责了！”他的意思是神负责。鹿腓利说了一声对不起，便不再提这事，接着说：“当你回到福州时，我要送给你魏克斯先生（Mr. P. Wilkes），一位主在日本大用的福音使者，所著《作工的炸力》（The Dynamic of Service）一书。”倪柝声立刻觉得良机失去了；他所需的乃是路费，不是一本书。吃完晚饭，他与魏光禧一路回家，他有点懊悔不接受鹿腓利的供应。当时，魏光禧并不知道他的经济状况，而他也有点意思向魏光禧借路费，等回到福州时再汇还给他。但神不许他向魏光禧表示，因为等他再祷告，心里却很平安，即便拒绝了鹿腓利的供应，却使他单单依靠神；他深信天上的神是可靠的，他要看神如何来供应他。

第二天要动身时，他口袋里只有两角钱，因为又曾花费买了一点东西。像这样，他是没有办法应付路费的，他心里相当作难。魏光禧的父亲，和他家里的人，以及很多弟兄姊妹来送行，有人将他的行李挑走了。他和魏光禧一同走。他一边走，一边祷告说：“主啊！祢把我带到建瓯来，不能让我回不去，祢要负我的责任。如果我错了，我肯认我的错，但我不相信我错了。”并且，他一直说：“这一个责任是祢的。祢说，你给人，就必有给你的。”走到半路上，鹿腓利派人送来一封信。倪柝声就打开来读，信上说：“虽然有人负责你的路费，但我觉得应该有份于你在这里的工作，好不好让我这年老的弟兄得这份儿呢？请你为这缘故收下这一点儿钱吧！”当时，倪柝声就接受了这笔钱，用它作路费。在他回到福州的时候，还用剩下的钱印了一期的复兴报。

而在他回来后，他就去找那位曾收到他所送五块钱的同工。一进门，那位同工的师母，就问他说：“你临走时，我想你自己不够用，为什么忽然送五块钱给我的丈夫呢？”倪柝声答道：“没有别的，因我祷告了一天，主给我看见说，该送给他，我从家里出去，在路上碰见他，所以就把钱给了他。”她说：“那一天晚上，是我们家里最末了一顿饭，最末了的一点菜。第二天，我们向神祷告。祷告后我丈夫觉得要出去走走，然后就遇见了你，你就送他五块钱。这五块钱，我们买了一担米，也买了许多斤柴。一直到前几天，神又从别的方面供给我们。”她流着泪继续说：“那日你若不给我们五块钱，我们就要挨饿了。我们挨饿不要紧，但神的应许何在呢？我们一连三天等候在主面前。”

倪柝声听了她的见证，心中充满喜乐，因为主藉着他，用那五块钱，供应了他们的需要，但他没有把他的故事告诉那位师母。之后，他走在路上，把自己再次奉献给主，对主说：“从今天起，我定规要给，我不愿意有一文钱留在我手里成为懒惰的钱。”他又说：“宁可让我的钱出去行神迹，宁可让我的钱出去作祷告的答应，不要让钱懒惰了没有用。我今天用不着它，我要把它送出去；等到我需用的时候，它会回来，并且比送出去的还要多。”

从这一年起，他用到最末了的一块钱的次数，并不输于中国所有的弟兄们。但是，当他用到最后一块钱的时候，神的供给就来到。主的话实在是信实的：“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”事实证明，在中国，难得有人像倪柝声一样，从他手里收进了那么多，也从他手里给了那么多。

脱离宗派并除去会堂册上的名 (35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第一次擘饼聚会后，他们就定规每主日都该有。从那天起，每逢主日，除非倪柝声病了，或者出门在路上，或者有意外的阻挡，他总是去擘饼。他们这样行，不久，倪林和平就知道了，不过说他们胆子真大，但是，也并不反对，过了几个月，她也和他们一同擘饼了。

后来，在外面渐渐有些事发生，就是有人说，倪家有几个人受浸了。美以美会的连环司来问他们，倪柝声说：“受浸这件事，合不合圣经？如果不合圣经，我肯到会众面前，站起来承认我的错误。如果合圣经，我就应当顺服。”这样，连环司就没话可说了，只是：“哦，合是合圣经的，但是，不必这样拘泥！”倪柝声顶希奇这种“合圣经却不必拘泥”的说辞；他们原来是很好的朋友，现在因受浸这件事，竟然冷了。从那天起，倪柝声才知道什么叫作顺服主，顺服主的代价是如何了。他也知道，平时人以为受浸是不要紧的，等到受浸之后，就有一点要紧了。

在下半年，倪柝声从圣经中发现宗派的问题。林前书一章里，保罗劝在哥林多的信徒不可分党，是因他们各人说：“我是属保罗的，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矶法的，我是属基督的。”倪柝声就想，难道卫斯理比保罗还大吗？在哥林多的信徒，若说我是属基督的，尚是保罗所责备的。那么说是属长老会的，说是属美以美会的，说是属浸礼会的，这些必定不合乎圣经。正逢学校派他代表赴春令会，要他填一张单子，说明他是哪个公会的教友。他写：“我是一个基督徒，是直接属于基督的。”他们说：“无论如何，你总是一个公会的教友。”他说：“不，我只作一个基督徒。圣经没有说我该作哪一个公会的教友。”无论是谁问到他，他总是回答说：“我是一个基督徒。”

不久，他就去问和受恩教士，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教会的生命册上对不对？和教士告诉他：“恐怕这本生命册上的名字死的人顶多，沉沦的也不少；如果你的名字是在天上的生命册上，这地上的生命册能帮助你什么，有何益处呢？”两个月后，倪柝声就趁机与父母商量，并由他父亲写信，各人亲自签名，再立刻到邮局把信挂号寄了出去。这封信的大意是：我们看出圣经里没有宗派的分别，有宗派是罪恶的事。所以，从今天起，请把我们的名字，从某某堂的生命册上除掉。我们这样作，并非个人情感用事，乃是要顺服圣经的教训。这件事就是这样作了，下次不必再提。我们见面仍是朋友，此外并无别的缘故。

过了四天，有几位西教士到倪柝声家里来，说：“从来只有教会把教友革除的事，没有教友把自己从教会革除的事。你们这样作，有什么理由呢？”他们说：“理由已经说了，不必再说了。”后来，又有本堂的牧师、连环司、监督来询问理由，他们的回答总是：“这件事是神引导我们的。你们可以不必拘泥，我们却不能不顺服神。”这件事给倪柝声看见：所有的问题，不是和人争执受浸，或者脱离宗派，而是只看人肯不肯顺服圣经。受浸、离宗派，并不是什么大事，不过是顺服中几千件之一而已。圣经上主要的点，就是顺服。

要得圣灵的充满 (36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虽然有人得救，倪柝声觉得仍不满足，因为学校中、城市里还有许多人未得救，他亦觉得需要圣灵的充满并得到从上头来的能力，才能拯救更多人归主。他就去见和受恩教士（Margaret E. Barber）。那时他对属灵的事是幼稚的，他就问她，是否要被圣灵充满，才能得着圣灵的能力，才能使多人得救。和受恩教士说：“是的。”倪柝声问她有何方法方能得着圣灵的充满呢？她说：“你要将自己奉献给神，让神来充满你。”倪柝声说：“我已经奉献了，但当我看自己时，仍是自己。我知道神已经救了我，拣选了我，呼召了我；虽未完全得胜，但有许多罪恶与坏习惯都脱离了，有许多缠累我的事都放下了。然而我还是觉得缺少属灵的能力来应付灵工。”

于是，和受恩教士就对他提起浦力金（Prigin）弟兄的见证，如下：

浦力金弟兄是美国人，曾到过中国。他已是一位硕士，打算得一个哲学博士的头衔。他感觉到属灵生命的光景不好，就有追求与祷告。他对神说：“我有顶多不信的心，有的罪没有胜过，也无能力作工。”两礼拜之久，特别祷告，求神用圣灵充满他，为要得着得胜的生命和能力。神就对他说：“你真要么？若真要，两个月以后，不要去考哲学博士，我用不着一个哲学博士。”他就觉得很为难。在他，哲学博士是最稳当要得着的；若是不去，真有点可惜。他就跪下祷告，与主商量，问主为什么不让他一面得哲学博士，一面作牧师。有一件事顶希奇，神要求了，就是要求了，神从来不和人商量。

在那两个月里，他是最痛苦的。到末了的一个礼拜六，他真是交战。是要哲学博士呢？是要圣灵的充满呢？是博士好呢？是得胜的生命好呢？别人可以得博士为神所用，他怎么不可以呢？他一直挣扎，一直同神商量，他真是没有办法。哲学博士可爱，圣灵的充满也可爱。但是神不肯让步。要得博士，就不能有属灵的生活；要有属灵的生活，就不能得博士。末了，他流泪说：“我顺服。虽然我二年之久学哲学，从小孩起，这三十多年中，一直都盼望得一个哲学博士的头衔，但是，今天为顺服神的缘故，只好不去应考。”他就写信通知学校当局，他礼拜一不去应考，从此永远不要哲学博士了。这一夜顶累，第二天他上讲台，无道可讲，就简简单单把顺服主这段事讲给大家听。那一天，在那里有四分之三的人流泪得了复兴。他自己也有了力量了。他说：“我若早知结果是如此，就早顺服了。”后来浦力金的工作甚蒙主祝福，并且他是一个认识神最深的人。

我（和受恩）在英国时想去美国会见他，但他已被主接去，所以无人可见了！当我听见他的见证后，就对主说：“我愿除去与神中间一切的间隔，来得圣灵的充满。”从 1920 年至 1922 年中，我至少曾向二、三百人认罪。再经过一件一件严格地审查过，我还是觉得与神之间有间隔，不然我一定会拥有属灵的能力。经过多方的对付，还是得不着能力。

这个见证使倪柝声看见，若要圣灵的充满，得着得胜的生命和能力，必要认罪并除去与神之间的间隔。

重病经历神的医治 (37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 [下一篇](#)



一九二九年初，倪柝声回到福州处理一些家事。在他的心里是想，只要他能恢复健康，甘愿去作神所要求于他的任何事情。有一天，他在街上遇见一位从前在三一书院时的教授，这位教授望着他仔细打量了一番之后，喟然叹息说：“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在学校里我们对你寄望很大，认为你必大有成就，现在看看你这副样子，多么可惜啊！”真的，他的健康已经损坏，在世人的眼光中，他也显示不出任何值得赞扬的地方。当下他觉得很羞耻，而就在一瞬间，他举目望天说：“主！我赞美你，使我拣选了那最好的道路。”也就在那一瞬间，荣耀的灵充满了他的心。在那位教授看来，事奉耶稣是全然枉费的，但这就是福音的目的，把一切都献给神，为主枉费。

回到上海后，倪柝声用尽他还有的一切力量继续事奉主。病情一直折磨着他，这种病之前就使他每日下午发烧，晚间失眠，常出冷汗。有弟兄劝他要多休息，他说恐怕会休息到生锈的地步。他觉得虽然活不长了，他应当一面信靠神加他力量，一面为祂作工。他问主有什么未了的事要他作的。主若要他作未了的事，就求主留他的性命，不然，他对世界也没有任何留恋。他本来还能起床，以后就不能了。有一次有人请他去领福音聚会，他勉强起来，求主加他力量。去赴聚会的途中，他常常要抱住电灯柱稍为休息。每次抱柱休息时，他就对主说：“为祢死，实在是值得！”有些弟兄知道他这种情形，说他不爱惜自己的身体；但他说：“我爱我的主，并且愿意为祂舍命。”

后来，病情重到一个地步，连医生都说无药可救了。有一天，他在神面前认罪，因怕他还有不忠的地方。同时也告诉神，他没有信心。那天他专一禁食祷告，并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神，答应神只作派定给他的工作。禁食是由早晨到下午三时，这个时段，同工们也在李渊如姊妹家，为他迫切祷告。倪柝声求神给他信心，结果神给了他三句话，是他一生不会忘记的。第一句：“义人必因信而活”（罗一17，另译）；第二句：“凭信而立”（林后一24，另译）；第三句：“因信而行”（林后五7，另译）。这几句话使他充满了喜乐，因为圣经说：“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”（可九23）。他就感谢赞美神，因祂已经给他话语，他相信神已经医治他了。

然而，试验立刻就来。经上说“凭信而立”，但他还躺在床上。这时他心中交战，是要起身站立，还是继续躺卧在床呢？人到底是爱自己，以为躺在床上死，总比站着死舒服些。但是神的话发出能力，他就不顾一切，穿上他一百七十六天来未穿过的衣服。他下床要站立起来，出了很多汗，好像被雨淋透。撒但对他：“你连坐都不能，还想站立起来吗？”他说：“是神叫我站立！”他就站起来，全身又出冷汗，几乎要

倒下去。但他一直说：“凭信而立，凭信而立！”他就走去拿裤子和袜子来穿，穿好了，他就坐下。一坐下，神的话又来了，叫他不只要凭信而立，还要

因信而行。他觉得自己能起床，并走几步去拿裤子和袜子来穿，已经是了不得了，又怎能希望再行走呢？他就问神：“你要我往哪里去？”神说：“你下楼梯到二百十五号李姊妹的家里去。”那里有一班弟兄姊妹，为他的病已经禁食祷告了两三天。

倪柝声以为在房间里走走还可以，又怎能下楼梯呢？但他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凭信能站立，我因信也能行走下楼梯！”他立刻走向通往楼梯的门，把门打开。当他站在楼梯顶的时候，他看那是他一生所见过最高的一道楼梯。他对神说：“祢叫我走，我纵使死了，我也要走。”但他接着又说：“主啊，我走不动，求祢用手扶着我走。”他扶着栏杆，一阶一阶地走下去。他的全身又出冷汗，一面走，一面喊着说：“因信而行，因信而行！”每下一阶，都祷告说：“主啊，是祢叫我能走！”在信心中，他似乎是与主手拉着手，直走完了那二十五阶的楼梯。

下到楼梯底时，他觉得很有力量，就快步跑到后门，开了门，一直向李渊如姊妹的家中走去。他对主说：“从今以后，我因信而活着，不再是个躺着的病人了。”他就像彼得在使徒行传十二章十二至十七节那样叩门，只是没有罗大出来应门。门一开，他走进去，七、八个弟兄姊妹注视着他，不出声，也不动。大家安静坐着，约有一小时，如同神出现在人间。他也坐在那里，心中满了感谢和赞美。之后他就向他们述说他蒙医治的经过。大家灵里畅快喜乐，高声赞美神奇妙的作为。

那天，弟兄们也租了一辆汽车，到郊外江湾去见著名女布道家余慈度。她看见倪柝声，就觉得非常惊奇，因为不久前她刚接到他快要去世的消息。但倪柝声的出现，被当作是从死里复活一样。于是在主面前，弟兄姊妹又有一番的感谢和赞美。那一周的主日，倪柝声在讲台上讲了三个小时。

两年后，倪柝声在报上看到一则广告，说某某德国名医去世，要拍卖房子和家俱。一问之下，发现这位医生就是以前为他拍肺部X光的。当时拍了三张，这位医生告诉倪柝声，说他的病没有盼望了。倪柝声请他再拍一次，他说，不需要了，然后拿出一张别人肺病的X光照片，说：“这个人的情形比你的好，但他拍照后回家，两周内就死了。今后你不必再来见我，因为我不想赚你的钱。”随后，倪柝声就非常失望地回家去。然而，当他得知这位医生去世的消息时，他举着手说：“这位医生死了，他曾说我不久要死，现在他倒死了，主真是恩待我；在主的血之下，我说这位医生比我强壮，可是先死了，我倒蒙主医治，仍然活着。”那一天，倪柝声从他家里买了很多东西，留为纪念。“

闽南地区聚会的起头 (38)

[上一篇](#) [回目錄](#)



一九二五年下半年，有一次，倪柝声被请到福建厦门附近的漳州公会中领奋兴会，就有王覃祺被复兴起来，邓主亲得着救恩，不久受浸离了宗派。但王覃祺住厦门，邓主亲在漳州。一次，王覃祺返漳，正遇着主日，就在邓家聚会、传福音。当时有覃思贤和吴丰源这两位弟兄参加。以后，主又兴起邓志诚（邓主亲的弟弟）。因此，他们兄弟俩就在家中擘饼纪念主数次。这是漳州聚会的缘起。(1)

到了一九二六年的上半年，倪柝声又被请到厦门、鼓浪屿、漳州、同安作见证并布道，大约二个月之久，有很多人得救。当他在漳州聚会时，有个小学的校长要将一班小学生带来听道。倪柝声有些不愿意，因为怕他们在会场中吵闹，妨碍别人。但那校长是个很有经历的人，他说福音是有能力的，也许会救他们中间几个人吧！于是，倪柝声就答应让那些小学生来听。

事后该校的学生中有人来对他说：“现在学校中出了事情，认罪之风大起。有一学生不过七八岁，曾与几位同学偷吃校长室旁边的枇杷，现在知道这是罪，要想认罪吧，又不敢，因为怕校长；不认罪，又不平安，哭了两天，至终向校长认了。”这就是人因犯罪堕落，丢弃了良心的感觉，得救之后，良心的作用恢复，感觉敏锐起来，基督徒必须按着良心的感觉，对付罪恶。

再有一次，倪柝声被请去外地讲道，期间发生了一个小故事。接待的人把他送到一个房间，房里有一张西式的钢丝床，可上面只有一条被单，却没有褥子。他就学功课，不去告诉人，也不向人要。休息时，就睡在钢丝床上。他说：“要作主的工作不是容易的事，你去到一个地方，不要去向人要这个，要那个。”

秋季时，倪柝声在闽南厦门作工期间，发现自己患了严重的肺结核病。医生告诉他只有几个月的盼望，但他并不怕死。不过，他想到多年来在主面前所学习的、所经历的功课，都没有写出来，他就对自己说：“难道把这些都带进坟墓里去么？”这样，他就准备写《属灵人》。因着他病倒，后来就有王连俊来接续他作几天的工，厦门、同安一带的聚会也起首了。